

生活的鞭子

海燕文藝叢書



謝明著

文工出版社

海燕文藝叢書

(第一輯)

筆農編



生活的鞭子 (海燕文藝叢書之二)

謝明著：中篇小說

謝明君擅長小說創作，他的文名隨着他的處女小說集「懷疑」的出版而受文壇注目，繼後又著有「夜來風雨聲」更受讀者羣所歡迎，是年輕而多產的朝氣蓬勃、前途似錦的文藝工作者之一。謝君創作風格最大特色是，作品取材現實，主題正確，頗能掌握勞動階層的人民的生面活現。本書以描寫一對青年智識份子夫婦在現實生活中，因經不起環境考驗而在社會罪魁的惡毒摧殘下自相打擊，終於演出層層的人間悲劇；通過主人翁陶延齡的思想轉變及工作崗位的更換過程，從而露骨地暴露了本邦重要工業之一的火電鋸工友的鬥爭生活及生產情況。

生活的鞭子

謝明著：中篇小說 (每冊港幣二元)

社會中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故事，這是我們的這個社會中所上演的一個悲劇。從本書的人物活動中，你可以聽到他們的嘆息、詛咒、哭泣、呼喚和控訴。作者不但通過這個悲劇批評了智識份子的思想感情，同時也指出了造成這一切悲劇的根源是這個社會，並指出要改變它，就只有獻出個人微小的力量匯進沖擊不合理的社會的洪流里去。

文工出版社 印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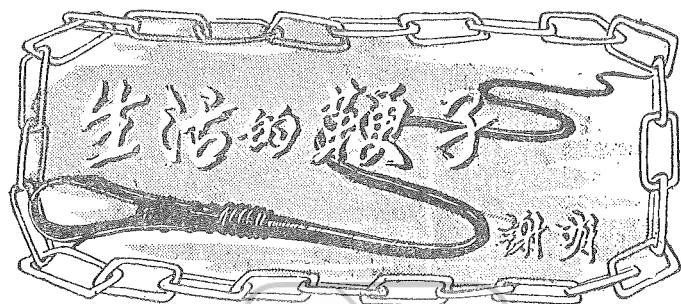
優待郵購

讀者直接向本發行部郵購本版書籍，寄下書費，可當現金應用，用後仍奉還。

H.K. \$ 0.20

洪天賜教授捐贈

海燕文藝叢書



洪天賜
2.3.66

文工出版社印行

1963

海燕文藝叢書

(第一輯)

筆 農 編

生活的鞭子

謝 明 著

陳哲力督印

※

文工出版社 出版

香港九龍佐頓道543號5樓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發行

80, Cross Street, S'pore-1

Tel: 77348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葛安里十七號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1968年1月 初版0001—2000本

32開本40字×15行×120頁合計72000字

每册訂價港幣二元

序

像我這樣一個連短篇也寫得不成功的人，居然也寫起中篇來，那實在是一件很不自量的事。然而，過去我所看到、聽到和想到的許許多多事物，凝成了一條鞭子似的，不住地在鞭策着我，催促着我，使我不得不用我鈍拙的筆尖，塗抹成了這篇「生活的鞭子」。

我寫「生活的鞭子」的動機是在於通過一個高傲、自負、任性和暴躁的青年底悲慘遭遇，從而進行批判他的毛病和給予這個社會以淡淡的抨擊，並進一步地指出了這一切悲劇都是舊社會所釀成的，要制止這各種各樣悲劇的上演，就只有積極地參與改變不合理社會制度的工作。

當然，對於陶廷齡的悲慘遭遇，他本身是應當負起一部份責任的，然而，如果有人因而完全否定了它暴露舊社會的作用，那我不敢苟同了。因為，這樣的悲劇只有在我們這樣的社會才有上演的可能性；相反的，在一個美好的社會中，雖然也有類似陶廷齡的人物，但他一定會在朋友們的批評和幫助下，逐步地克服自己的缺點，使其不致釀成這種悲慘的下場。基於這一點，我才把陶廷齡推向了死亡的邊緣，老實說，我會想過種種辦法企圖把他從死亡

線上挽救過來，然而，結果我却無能爲力，只得眼睜睜地看着他死去！我爲他的死而感到惋惜。因爲，他已顯示了他的進步性，儘管這種進步是緩慢的，是被迫的，有時，在他苦悶時，壞的思想感情仍舊會不知不覺地在他的頭腦裏活動了起來，使他常陷在矛盾的狀況中，可是，只要他繼續不斷地努力，這一切是可以克服的。

我痛苦地看着陶廷齡死去。我滿懷信心地希望他的兒子能在苦難中成長起來，成爲一股新生的力量！

這個中篇曾在兩年前發表於馬來亞青年報的「文藝陣地」，但很不幸地只是刊載了一半，該報即告停刊，爲了向讀者們交代，也爲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從而糾正自己的缺點，提高寫作技巧，因此，我決定將它交給文工出版社出版。但願我的希望不致落空。

詩
三

六二年七月一日

小 引

黃澄澄的夕陽，照耀在這個一百五十萬人口的城市。

白沙浮各個大大小小的食攤，都先後地亮了電燈，準備開始他們一晚的營業。帶着工作了一整天的疲倦身軀，我順路來到這兒的一個書攤找我的一位朋友。

「小梁，樹青今晚會來嗎？」我問一個看顧書攤的朋友。

「說不定。」他一面忙着做他的生意，一面說：「你等一會看看吧！」隨卽，他拉了隻小橈子給我：

「請坐。」

「呃，謝謝你。」我接了過來：「你忙你的吧！老朋友啦，別客氣。」

我坐了下來，看看那三五個顧客，有的在那擺列着書本的木架上，尋找自己中意的讀物；有的走馬看花地在那兒翻翻。只有一個約莫十二、三歲，骨瘦如柴的小孩，却捧着一部小說，坐在置於一旁用以收藏書本的木箱上，聚精會神地讀着。

我詫異地望了他一眼，心想：這孩子真的在讀書嗎？

可是，每隔一段時間，我的確聽見他那書籍在輕輕地翻動。

我的這種舉動，立即被小梁覺察到了。他拉我到一旁，低聲地告訴我：

「這孩子每晚都到這兒來看書。真難得！」

「他全看得懂嗎？」

「當然不是囉，」小梁說：「不過，有什麼地方不明白，他倒也很肯問。」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個——」

「是個無家可歸的流浪兒。」他搶着說。他已經知道了我還沒說出口的話。隔了一歇，

他又補充說：「聽說他的父母還是高中畢業生呢！」

「那他又爲什麼會落得這般光景呢！」我驚奇地問道。

小梁悵然微喟：

「提起這孩子，倒有一段傷心的往事！」

於是，他打開木箱，取出一個紙袋來，交給我：

「這是樹青根據這小孩的身世而寫下來的一篇小說。你看了自然就會明白。」

我接了過來，從裏頭拿出一束稿紙，小心翼翼地解去膠帶，只見青色方格的稿紙上，盡是些細小的黑色字跡。

我仔細地讀下去，但因字跡潦草，有些地方改了再改，刪了又刪，甚至有的整段打了個大叉後，又劃了一枝箭頭到稿紙的邊緣去修改，亂糟糟的，讀起來，蠻費力。



淺青色的牆壁上，掛着黃金似的雕刻了美麗花紋的鏡框，裏頭裝置了一對青年男女親蜜地互相依偎着的結婚照片。

鏡框下的一架附有留聲機的 Radio，正在播着旋律悠婉的手提琴演奏。

收音機旁的一張沙發上，坐着一位家庭主婦裝束的女子。她全神貫注着自己那雙柔軟、豐滿、潤滑、細膩而且白嫩的手上正在編織着的絨線。

微風輕輕地吹動着窗簾，也輕輕地撫摩着她那烏柔膩的頭髮。

漸漸地，她手裏的工作停止了。她擡起頭來，那張清朗得像雨後的天空，大眼長睫，兩頰豐滿的臉，正是那結婚照片裏的新娘子。

她望了那個躺在帆布椅上讀書的青年，張開薄唇，露出兩排雪白的齶齒：

「廷齡，你在看什麼書？」

「呃，看看過去的日記。蠻有趣的。」陶廷齡合起了日記，坐起來：「蘋，妳還記得我們高中畢業領取文憑的那一天嗎？」

「記得，那天我們好像是一塊離開學校的。」傅白蘋繼續織她的絨線。

「嗯，」陶廷齡夢幻似地望着窗外：「那天，我快樂得簡直就像發了瘋。我的手中拿着文憑，覺得一切都在對我微笑。我感到無比的光榮與驕傲，覺得生活就像一首抒情詩。我的眼前展示出一幅未來的美景。儘管這樣，可是，還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

「是爲了出路問題嗎？」傅白蘋問道。

「不」廷齡說：「那時，我從不會爲我的出路而憂慮。我剛才不是說過我的眼前展示出未來的美景嗎？我當時滿以爲憑着我堂堂一表和滿肚子的學問，總會找到一份好差事的，所以，我也就沒理由爲我的職業而煩惱了。」

傅白蘋不解地：

「那又是爲了什麼？」

「妳是猜不出來的。」陶廷齡笑吟吟地：「現在坦白地告訴你吧。那天，我一直想向妳表示我對妳的愛情——因爲妳當晚就要回聯邦去了——但，我又擔心妳會拒絕我，甚至和我翻了臉，所以，所以我屢次鼓起勇氣，可是，話一到嘴邊就忍住了。」

陶廷齡瞥了傅白蘋一眼，見她雖維持着溫柔而大方的微笑，但兩頰却已隱隱泛露出一片羞紅。他越發得意地說下去：

「後來，我們在巴士車上分了手，我就一直悶悶不樂，幸好這時馬來亞廣播電臺正在播着畢業歌，這才使我恢復了興奮的情緒。我拿着文憑，我的步伐，依照着畢業歌的節拍，一步步地向前進。

「踏進家門，我便將文憑交給正在忙着煮飯的母親。她老人家看了，高興得說不出話來。……

「第二天，我就開始出去找職業了。一連兩個多月，我找過了好些學校、銀行和報館，可是，到處都碰了壁。我的鞋底都走得開了『天窗』，但，工作依然無着落。……

「正當我感到煩惱的時候，忽然接到妳的來信，我快樂得讀了再讀，坐着讀個不夠，又躺下來讀，讀得滾瓜爛熟。沒想到我的快樂，很快地就被廳子裏母親和客人的談話聲所驅走了：

「『阿齡在那家公司「吃頭路」①？』

「『唉！別提了，他畢業了兩個外月還找無「空頭」②呢！』這是母親的聲音。

「『我舊時唔（不）是講過囉，免使這麼多鐮去給他讀冊，妳看人家那些大頭家，半個

①「吃頭路」——福建語，工作。

②「空頭」——福建語，機會。

字也唔曉。」

「這些話，像針一般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從牀上翻起身來，穿了衣服，匆匆忙忙地走出去。

「我在馬路上彳亍地走着，不覺間走到郵政總局旁邊的安德遜橋。我默默地望着橋下污濁的河水，想到自己當初滿懷的壯志，如今却被這冷酷的現實打得粉碎，不禁傷感起來。我開始領悟到人生原來祇不過是這麼一回事！既然如此，一個人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我想跳下去，了結此生，可是，我又記起了我自己曾經攻擊過：

「『自殺，是弱者的表現！』

「於是，我又責怪自己爲什麼會產生這種可笑的念頭？」

陶廷齡說到這裏，不禁放聲大笑起來。

傅白蘋也吃吃地笑了，露出一對迷人的酒窩。眞美！

陶廷齡抽了一口煙。他依舊沉溺在對美麗的往事底回憶中：

「學校的生活是多麼的快活，大家在一塊共同學習，彼此互相幫助。每到星期日或公共假期，就成羣結隊地到郊外去遊玩。每個同學都那麼熱情、活潑。可是，現在這種學校生活，我們是再也享受不到了！」

「學校的生活雖是快樂，但，我總覺得那時的我們，都太幼稚了！往往祇是憑着一時的感情衝動，便不顧天高地厚，什麼事情一不順眼，就要反對，真是初生小犢不識虎。」

陶廷齡聽了傅白蘋的話，悵惘爬上他的臉：

「這些年來妳變了！你還記得畢業的時候，蕭嚴明同學在妳的紀念冊上留下的那句話：『社會是個大熔爐。但願妳是一塊鋼，投到熊熊的火爐中會鍛鍊得更加堅強！』沒想到今天妳竟……」

外面飄來一陣叩門聲，打斷了陶廷齡的話。

傅白蘋放下了手裏的絨線，上前開了門。

「請問這兒有位姓陶的先生嗎？」叩門的魁梧身材的青年問。

「有的。」傅白蘋仔細地端詳着他，覺得有些面熟，半響，才開口問道：「你是——」。

「呃，我姓蕭，是陶先生的老同學。」那人彬彬有禮地答道。

「原來是嚴明！好些年不見，你變得多了！」白蘋歡欣地緊握着嚴明的手：「你也不認得我了，我是白蘋呀！」

傅白蘋領了蕭嚴明進來，一面高喊：

「廷齡，嚴明來啦！」

陶廷齡應聲走了出來，一見蕭嚴明，高興得兩個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三個人一塊進入客廳，排成品字形坐下。

白蘋對着正在用心地作功課的孩子柔聲地喚道：

「冰兒，你還沒招呼客人，這是蕭叔叔。」

冰兒順從地走過來向嚴明鞠了個躬，喚了聲：

「蕭叔叔。」

「哇！冰兒，你長得這麼大了。」嚴明擰着冰兒的面頰，接着，又轉過頭來，對廷齡說：「這孩子長得真像你：筆直的鼻子，寬大的前額，烏黑的眼睛，簡直是同一個模型印的。」

廷齡聽到嚴明說兒子像他，十分高興。

「廷齡，聽說你在一家公司裏辦事是嗎？」

「不錯，你呢？」

「和八年前一樣，還是當火電鋸的工人。」嚴明回答道。

「呃，對了，你怎麼會知道我們住在這兒。」白蘋插口問道。

「我是在炳光那裏聽來的。我們已有好多年不見了，今天忽然來訪，你們也許會感到驚

奇吧！

「可不是嗎！」白蘋埋怨地說：「這些年來，你從沒來找我們，把我們都忘得一乾二淨了。」

「喲，這句話未免說得過火點了。」嚴明解釋道：「五年前，當我和闊別了三年的天日重見之後，就會去找過你們，可是，你們已經搬走了。我向好幾位老同學打聽，都不得要領。昨天，我在獻生家裏碰到了炳光，才找到你們這兒來。」

「呃，原來如此，那可錯怪你啦！該死！該死！」白蘋打趣地說。
三個人都笑了。

「對了，」嚴明忽然記起了一件事，「我差點把正經事給忘了。上個星期，幾個老同學提起母校的校慶快到了，大家有意思來個聚餐；一方面慶祝校慶，另一方面也使我們這些老同學有個機會集合在一塊談談。你們打算參加嗎？」

「真的嗎？」白蘋快活地叫起來：「那好極了！」

「我們一定參加！」廷齡滿口答應。

「好，這樣我們就一言爲定囉！」嚴明立起身子：「我該走了！」

「忙什麼？」廷齡挽留道：「老同學好幾年不見了，怎麼不多坐一會？」

「是呀！」白蘋附和道：「我看還是吃過晚飯再走吧！」

「不，」嚴明說：「我還得去通知其他幾位同學，改天再來吧。」

「那麼，得空就該來聊聊。」

於是，他倆便眼送着嚴明出去。



規模宏偉的大保公司底辦公廳裏，盡是一片滴滴達達的打字機聲，十分吵雜。

陶廷齡坐在椅子上，聚精會神地彈動着十隻手指，忙得不可開交。

經理室的玻璃門被推開了，從裏頭走出一個極其摩登的女職員來，一搖一擺地走到陶廷齡的身邊：

「陶先生。」

專心工作的陶廷齡，並沒發現到有人在叫他。

「陶先生。」她畧提高嗓子再喚了一聲。

「呃，是，是陳小姐。」陶廷齡嚇了一跳，他停止了工作，擡起頭來：「什麼事？」

「經理找你。」

「好，我就來。」

陶廷齡答應後，便把桌子上的文件整理好，掏出手巾，抹一抹額上的汗珠，這才上經理室去。

一踏進經理室，即見一中年人坐在正對着門口的安樂椅上，向着手裏的電話聽筒操着流利的英語說：

「哈囉，密斯的約翰·克里門，請。」

他擡起頭來，和陶廷齡打了個招呼後，又向着聽筒說：

「哈囉，密斯的約翰·克里門——我是袁虎，早安。你可以告訴我怎樣處理廠裏的工潮嗎？——O.K. O.K. 謝謝。」

放下聽筒，袁虎站起身來，朝向擺在窗邊的沙發走過去，滿面笑容地招呼陶廷齡：

「請坐，請坐。」

他們往兩張並排着，中間安置了一張茶几的沙發坐下。

「請抽煙。」

袁虎遞了一枝「三五牌」的香煙給陶廷齡，而且替他點上了火。

陶廷齡自付道：這就怪了！袁經理怎麼對我一改以往的態度？這使他有些不安起來。這當兒，袁虎說話了：

「陶先生，我跟你太太是親戚，所以，我們都是自己人，彼此都應多多互相照應，互相幫助。你說對嗎？」

「袁經理說得是。」陶廷齡有禮貌地回答他。

袁虎滿意地點了點頭，又說：

「陶先生到這兒已經——」

「三年多了。」陶廷齡接上去說。

「呃，對，對！是三年多了。」他吸了一口煙：「這三年多來，陶先生的工作盡職，肯苦幹，對公司很有貢獻，公司對你很有表滿意。」

「袁經理過獎了，」陶廷齡隨口敷衍道：「我在公司裏虧得袁經理錯愛，不時地指導我，幫助我，我實在是萬二分的感激。」

「唔，那裏，那裏，陶先生太客氣了，太客氣了。」他不住地摸着自己的大肚子。

「不，這是實在的。」陶廷齡把話一頓，他似乎在斟酌要怎麼說下去：「這些年來，我很想替公司盡點力，以報答袁經理對我的恩惠，無奈心有餘而力不足，始終不能如願。」

說到這裏，陶廷齡差點就忍不住地笑了出來，因為，這些話根本就不是發自他自己的內心。

袁虎望着由自己口裏吐出來的煙霧：

「陶先生人品好，學問好，辦事認真，所以，我總覺得陶先生屈居於一個小職員，未免

是大才小用。」

陶廷齡只是微笑而不回答。

「現在有一項工作，待遇很不錯，又不十分煩重，我看由陶先生這樣的人來擔任是再好不過了。不知陶先生你意下如何？」袁虎一面說，一面將煙蒂往煙碟裏彈。

「是怎樣的工作？」陶廷齡思索了一會，才問道。

袁虎左顧右盼，見陳小姐在左邊的辦公桌上寫信，便將嘴巴湊到陶廷齡的耳邊，耳語了一陣。

陶廷齡聽了，不禁一怔，於是，他只好婉拒了袁虎：

「我看我不能勝任吧！」

「那裏，那裏，陶先生未免太謙虛了。」

陶廷齡索盡枯腸才想出了下面的幾句話來：

「不，袁經理，你的好意我是知道的。不過，我對這些事一點也不熟悉，隨便地接受下來，把事情搞壞了，反爲不妙。所以，我想袁經理還是另請較適當的人來擔任的好。」

「不，依我看，陶先生是再好不過了。」袁虎笑着說：「至於對這些事情不熟悉嘛，不要緊，慢慢來就會清楚了。其實什麼事情還不是要慢慢地學來的嗎？那有一個人一出世就

「什麼事都曉得的呢？」

「不，袁經理。不是我不願接受，實在是我不能力所限，不能從命，請你多多原諒。」陶廷齡懇求他道。

「噯呀！我說你呀！什麼都行，就是不夠勇氣，年青人缺乏勇氣怎麼行呢？」袁虎並不放鬆對他的進攻：「老實說，要不是你太太和我是親戚，你又有才幹，那我才不會把這個機會讓給你。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呀！你可千萬別錯過。」

陶廷齡沉默了，他再也想不出應用什麼話來回答才好。

「我看你現在可以出去做你的工作，至於適才和你談的事，我們就這樣決定。好吧，你可以出去。」袁虎站了起來，向自己的辦公桌走去。

「不，」陶廷齡仍舊堅持着：「我實在不行呀！」

「陶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是看得起你才想提拔你呀！這事就這樣決定了。」袁虎不耐煩地說。

陶廷齡畢竟是個入世未深的青年，爲人又正直，他一聽到袁虎這麼武斷地替他做決定，焦急起來，他的話便衝口而出：

「不行！我絕不能幹這種犯法的勾當。」

「放屁！」袁虎重重地往桌上一拍：「你簡直是不識擡舉！」

「哼！笑話。這是我個人的自由。我有權力不答應你。你憑什麼強迫我？」陶廷齡理直氣壯地說。

「可是，我請你放明白點，你別敬酒不喝喝罰酒，我是你的上司，你必須絕對服從我的命令，除非你另謀高就。」袁虎向他施予壓力。

「不幹就不幹，沒有什麼了不起。」陶廷齡氣憤極了，他不甘示弱地：「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有的是一雙手，不致找不到一碗飯吃吧！」

說着，他氣沖沖地轉身就要走。

「慢！」袁虎沒想到對陶廷齡的威脅並不能生效，眼看着自己的心機就要枉費了，他立即改變了態度：「唉！陶先生，這像什麼話？像什麼話？我們畢竟是自己人呀！有什麼話，大家可以好好商量，犯不着這麼大吵大鬧地給人笑話。我看這樣吧！你回去考慮考慮再說怎麼樣？」

「回去考慮？好陰險的傢伙，別盡是打着你的如意算盤了，你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你別以為我不曉得。你想借刀殺人，好毒辣的手段呀！你簡直是豺狼不是人！什麼社會名流？大慈善家？可恥，下流！」陶廷齡淋漓地把他痛罵了一頓後，回頭就走。

袁虎的詭計已被識破了，他非但不慚愧，反而冷笑道：

「哼！你今天才懂得我的手段毒辣！」

正在這個時候，阿升進來了：

「袁經理，外面有幾個工人代表想見你。」

「不見，不見，一概不見！」袁虎厭惡地揮了揮手。

「可是，可是他們一定要進來，他們是經理廠裏的工人代表，他們要求……」

「滾，叫他們都給我滾出去，連你也給我滾，滾，滾！」袁虎不等阿升說完，便將銜在口中的香煙拔了出來，用力地往地上一擲，勃然大怒。

阿升無可奈何地退了出去。

袁經理一屁股往沙發椅坐了下來，氣得上氣接不着下氣。……

陶廷齡快地回到家裏，傅白蘋一見便驚奇地問：

「怎麼回來得這麼早？身體不服舒嗎？」

陶廷齡搖頭：

「我，我不幹了！」

「爲什麼做得好好的又不幹了呢？」傅白蘋對丈夫表示不滿。

「不是我自己不想幹呀！」陶廷齡辯護道：「人家要炒我的魷魚，我又有什麼法子呢？」

「人家辭退你？是誰？袁經理嗎？什麼理由？」傅白蘋焦急地追問。

「他自己背地裏在走私，看我還老實，辦事認真，以爲我一定能守祕密，要我幫他的忙，我沒有答應。因爲，一來我不願出賣良心；二來我想問題不會這麼簡單。你想想，袁經理用我這樣的一個人，對他又有什麼幫助呢？我看這裏頭一定另有文章。所以——唉！還是不說了，說了又有什麼用？」陶廷齡煩燥極了，他說了一半，又不想說下去。

「這又有什麼關係呢？你也太多心了，疑神疑鬼，真是的！」傅白蘋非但不安慰自己的

丈夫，反而埋怨起他來。

「怎麼？妳也跟袁經理一鼻孔出氣？呃！可怕，太可怕了，這個社會太可怕了！」陶廷齡痛苦地望着自己的妻子：「蘋，這些年來，我知道你在轉變，可是，我却想不到妳竟會變得這麼厲害。我自信我的做法是對的，妳不鼓勵我也罷了，怎麼好勸我去……」他的喉嚨像被什麼塞住了，再也講不下去，隔了一歇，他才繼續地說：「蘋，我們當初是有過理想的啊！我們當初不是立志要對社會做一點事嗎？」

「那是夢，在現實中是要破滅的。我的先生！」傅白蘋的聲調低沉，充滿着悲哀的味兒，「現在，你失業了，飯又不能不食，擺在眼前最現實的問題怎麼解決？」

「蘋，相信我，辦法是人想出來的。我相信我會有辦法找到工作的。」陶廷齡忍住了滿腹的委屈來安慰妻子。他也明知這並不能起什麼作用，然而，他又不得不做無效的勸說。

「你有辦法？你如果有辦法當初找工作就不必靠我介紹了。」
這句話，傷了陶廷齡的自尊心，他差點就發作起來。

「我看還是由我去找袁經理談一談吧！我想靠我這親戚的薄面皮，事情總不致於沒有商量吧。你看怎麼樣？」傅白蘋徵求丈夫的意見。

「不，這種人我們犯不着去跟他求情？」陶廷齡表示反對。

「不去？以後的生活又怎樣解決？」傅白蘋悵鬱地說。

陶廷齡默不作聲。

用過了晚餐，傅白蘋就換了衣服出去了。陶廷齡並沒有阻攔她。

屋子裏只剩下了陶廷齡和冰兒，顯得比往日更寂靜，靜得彷彿是一座沒人居住的空房。這使得陶廷齡更加的煩燥。

不留情的時間，靜悄悄地溜過去了。

此刻，壁上的掛鐘鏗鏘地敲了十下，聲聲都帶着極長的餘音在空氣中振盪了許久，漸漸地微弱下來，消失了。

緩慢的鐘聲，敲在陶廷齡沉重的心上。他有些心慌意亂了。怎麼還不回來呢？

這個問題第一次闖進了他的腦子裏。

他立起身子，背着手，像熱窩上的螞蟻似的，在房裏來回地踱着。內心的焦急，已無法掩飾地完全顯露在他的臉上。

踱了幾步，他坐了下來。可是，一會兒，他又站起來了，真是坐立不安。

倏地，他彷彿聽到有人在叩門，他匆忙地跑上前去，心想一定是妻回來了，然而，當他

把門打開時，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他失望了！

怎麼還不回來？

他又一次地自問。但，接着他又自我安慰道：

大概是順便去找朋友吧！

這麼一想，他就放心得多了。

然而，她又去找誰呢？會不會發生了意外？會不會……

這一連串的問題不斷地來繞纏他。

呃！太可怕了！

他再也不敢往下想。

他走近窗邊，驀地，他發現一個女人從街的盡頭走來，身材、裝束以及走路的姿態，都

與自己的妻子差不多。

對，那是蘋，一定是蘋。

他差點就脫口喊出聲來。他太激動了！

但，當那女人走近時，他才分辨出根本不是自己的妻子，而且，事實上那女人和他自己

的妻子差得太遠了。

於是，他又暗暗地責怪自己：

我爲什麼連一個和我生活了這麼多年的妻子也會認錯呢？



四

寥落地散在天空的幾顆星星，發出陰慘慘的青光。

路燈像要打盹睡的眼睛，愈加襯托出兩旁房屋的濃厚陰影。

由路旁的樹木飄落下來的幾片葉子，被晨風吹得在地上翻滾。

她踏着淒迷的樹影、屋影和落葉，在路燈下踽踽獨行。

她的內心，充滿了羞恥、痛苦、悲哀與辛酸。

她望着天空，天空有數不清的人頭在打轉；陰險奸猾的袁經理，張大了血盆大的腥口在得意地狂笑；直性子的丈夫，痛苦地以發抖的手指着在責備她；還有那天真活潑的孩子……

這一切使得她的心隱隱作痛。她感到頭暈，思緒紊亂、疲乏、消沉……

她不覺地把頭垂下來，眼眶裏流下了冰冷的淚水。

當她再把頭擡起來的時候，她意識到自己已站在家門口。

她正想跨進去，但却又縮了回來：「進去了，他肯寬恕我嗎？」旋又淒然歎息：「不進去，又要上那兒去呢？」

她找不出答案來。正當她猶豫不決地在徘徊着的當兒，她彷彿聽見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喚她。她認得出這是丈夫的聲音。這使她慌了起來，提起脚步匆忙地就走。

「蘋！」

陶廷齡大聲地叫。他顧不得行人詫異的眼色。

傅白蘋沒有理睬他。

「蘋！」陶廷齡感到妻子的脚步加快了，很快地轉入一條小巷，不見了。

他飛快地追上去，一把拉住她的胳膊：「蘋，回去吧！」

在陶廷齡溫和地要求下，她無可奈何地被他扶着回家。

一進房間，傅白蘋就伏在牀上，抽咽、啜泣。

「蘋！」陶廷齡掩上了房門：「妳怎樣啦？」

她沒有反應。

陶廷齡上前去撫着她的秀髮：

「什麼事？受委屈了嗎？蘋，起來慢慢地告訴我。別哭了，蘋。給妳一哭，我的心更亂。

起來，起來。」

然而，抑壓不下的情感却使傅白蘋哭得更傷心。

哭聲像針一般地刺痛了陶廷齡的心。他再也忍耐不住了，伸手去轉過她的頸項。她順從地把頭擡起來，臉色極爲悲哀，閃亮的淚珠，一顆顆地滾下來……

「算了，算了，」陶廷齡竭力地安慰她：「別哭了，我不是告訴妳，去找這種人是沒有用的嗎！」

「不是這個。」傅白蘋不住地搖着頭，哭訴道：「我，我對不起你……」

「究竟是怎麼回事？」陶廷齡被弄得一頭霧水，根本摸不着腦袋。他心下不由不納罕起來。

「我，我，我被袁……」過度的悲傷使她再也無法往下說。

陶廷齡聞言之下，心坎像被打了一槌。他呆住了，憤怒之火在他的血液中的中焚燒。他的手發燙，血紅的眼睛直盯着自己的妻子。他的手脚都氣得發抖，心裏湧上一陣交織了受辱者所發生的任何情緒。他用顫抖得很厲害的聲音指責着妻子：

「想不到妳竟……」

「那是沒，沒辦法的呀！」傅白蘋畏怯地將身體往後移動。

「沒辦法？」陶廷齡逼上前去，抓住她的臂膀不住的搖撼着：「那妳爲什麼不掙扎？妳爲什麼不反抗？」

「我已經喝醉了，反抗不了呀！」

「那妳爲什麼不死？」

這句話像一道電光，在傅白蘋面前一閃，它像是給她一個提醒。

傅白蘋自言自語地說了聲：

「對，我爲什麼不死？」

隨即，就像瘋子似的，哭哭啼啼地衝出房去。

陶廷齡並不阻攔她，而讓她帶去了他的靈魂，帶走了他的希望與幸福。幾年來，他爲妻兒而掙扎，然而，現在完了，他像從夢中驚醒了過來，面對着殘酷的現實！他用十根手指抓着自己的頭髮。他的心如刀割。充滿在全身細胞的，是憎恨！燃燒在他的血管中的，是火！是復仇之火！他的理性與情感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漸漸地，他的理性敗退了下來。

如今，他所需要的只是一種行動，一種血的滿足。

忽然，他由抽屜裏取出一把削鉛筆的小刀來，隨即，猛然把門帶上，將刀子往褲袋裏一塞，氣沖沖地跑下樓去。

房東太太驚愕地望着他。

他走出了「五腳基」，也沒向左右望一下有無車輛，便一口氣越過馬路。

驀地，一輛汽車打他左邊駛來，車夫接連地按着喇叭，但陶廷齡似乎並沒聽見。格——的一聲，幸虧那司機眼明手快，才不致發生意外。

「甫母，你的目藏在褲袋內啊。」

司機望着陶廷齡搖搖頭，口裏吱哩咕嚕地罵個不停，但，陶廷齡却理也不理他。

他跨上了人行道，走了不遠，便轉入了一條小巷。

他匆匆地走着。他彷彿看見袁老虎那兇惡而狡猾的面孔出現在他眼前，一種火似的東西在煎熬他的心。

正在這個時候，一隻鐵似的手腕抓住了他的膀子，往旁邊一拖，他幾乎跌倒在地上，不禁大吃一驚。

及至他定了神，站住腳跟，轉過頭來一看，發現蕭嚴明扳着面孔站在他背後，一雙鋒利的眼睛在注視着他：

「你想幹嗎？」

「我要把那野獸結果了！」是肯定的答覆。

「誰？」

「袁虎。」

「要把他結果了？」

「嗯。」

「這又有什麼用？」

「哼！沒用？」陶廷齡回答道：「至少可以發洩我的恨！」

「就爲了發洩你心中的怒氣，你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險，值得嗎？」蕭嚴明望着他的朋友，見他的痛苦和失望的神色，一種同情和憐憫之念油然而生於心，「別傻了，廷齡，縱使讓你僥倖成功了，算是沒人發現你，可是，你所殺的畢竟只是一個袁虎呀！在這個社會上，還有不少像袁虎那樣的人依然活着。」蕭嚴明拍了拍陶廷齡的肩膀：「廷齡，冷靜點吧！和你同樣的遭遇，甚至比你的遭遇更悲慘的人還多着呢！當然，我並不反對你憎恨，但我希望你能把自己的悲忿和仇恨匯集起來，化成一股沖毀這個不合理的制度底洪流。」

這席話，說得陶廷齡瞠目結舌，一時無言以對，因爲，他的朋友的話是對的。

陶廷齡仔細地想了一會，到底感激地接受了蕭嚴明的勸告：

「謝謝你對我的提醒。我太莽撞了！」

「我們回去吧！我有事跟你商量，剛才我上你那兒去，你的房東太太把白蘋的遭遇告訴了我，又說你拿了一把小刀，神色很不好地跑了出去。我一想不妙，才追趕上來的。」

說着，兩個人挪動了脚步向前走。

一路上，兩人都不說話，只是默默地走着。蕭嚴明低着頭，好像在思索着什麼問題。這種難堪的沉默使得陶廷齡再也忍耐不住地開口了：

「老蕭，我目前已經失業了，嘴巴又不能貼上封條。所以，希望你多給我留心一下，看看有什麼工作好做。」

「這個你放心，」蕭嚴明應聲道：「只要我辦得到，我一定幫忙，不過有一個條件。」

「你儘管說吧！」

「你必須把白蘋找回來。」蕭嚴明頓了一頓，見他默不作聲，便進一步地說：「你要知道，這不是她的錯。當然，話也得說回來，如果她的思想與過去一樣，她就不會去求那傢伙，不去求那傢伙也就不致發生這事。可是她的思想爲什麼會慢慢地在轉變呢？做爲她的丈夫的你，有沒有幫助她？沒有，所以，這事你也應該負起一部份責任。」

蕭嚴明的話說得陶廷齡慚愧地低下了頭。

五

海面上飄遊着透明的白沙似的晨霧。

有如無數龐然大物似地矗立在紅燈碼頭一帶的高樓大廈，已可隱隱約約地看到。

望着茫茫地漲滿堤岸的海水，無比傷感的情緒交織在她的心頭。

人生痛苦的味兒，她已體味夠了。

幾年來，她在現實中徘徊、摸索，誰知現實却給她以無情的挫折。如今，什麼都完了！她像斷了線的風箏，又好比失舵的扁舟，飄盪在茫茫不着邊際的汪洋。她更像一隻被風暴所損傷，再也不能往前飛而快要掉下來的小鳥。她覺得自己彷彿是在一條極其漫長的路上走着，永遠也無法走到盡頭。

她萬想不到自己常在電影和小說上看到的一些悲劇，今天竟會落到自己的身上，而且她自己還當了這個悲劇的主角。這是多麼難令人置信的呀！她懷疑自己是在做一場夢，一場可怕的惡夢。然而，這是事實，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啊！

這時候，她心靈的感應，並非文字上可應用的痛苦、辛酸、淒楚、失望這一類字眼，所

能形容的。

大鐘樓的鐘聲，在天空中震盪，聲聲都是那般的沈重，彷彿是在向她報喪。一個個翻滾過來，沖擊着堤岸的海浪，碰碰作響。這動盪不安的海水，正如她不能平靜的心境一樣。

這一切，不能不使她勾起如潮般地湧上心頭的舊事——

那是她正與陶廷齡熱戀的日子。他倆曾互相依偎地站在這兒，瞻高望遠，極目海天，心胸如洗。海風習習的吹着，低垂的星月照耀着粼粼的波浪，遠處點點的漁火與一列列地閃着光輝的船隻底電燈相映着。

她望着這美麗的大自然，靜聽着心愛的人兒在她耳旁低聲訴說的話語：

「蘋，但願我們的愛情像這海水一樣，永遠不會枯竭，像天上那輪明月一般，永遠放着光輝。」

這些話，甚至於陶廷齡在當時的姿態和表情，她都還清楚地記得。

一頁一頁錯亂不連貫的往事，就這樣地從她眼前移過。

她努力想捉住過去的快樂的片段，但剛想起快樂時，立即又變成傷心的黑影。

一個回憶才過去，另一件舊事又奔湊到她發脹的腦殼裏來。

她記得那是好幾年前的一個黃昏，夕陽懶懶地斜照着樟宜的海面，水碧山藍，海風如帶，潔白的沙灘上，穿着各色游泳裝的男女，有的在拾貝殼，有的在攝影，有的坐在那兒憩息。她和陶廷齡在海裏撥動起那珠子似的水花，互相戲弄，互相追逐。兩人嘻嘻哈哈的快樂笑聲，以及平靜的海面被騷動所發出的聲響，至今猶縈繞在她的耳邊。

然而，以往的快樂已消失在逝去的日子裏，昔日的溫情却換來了今日的淒清。她不敢再往下想。忍不住地，她滴下了幾顆眼淚來。她用手按住眼睛和嘴巴，以避免人們的注意，可是，淚水却從手縫間往外流。

她不怨誰，她只怪自己。她更痛恨袁經理和這個社會。

一切是不能挽回的了！現在所能來溫暖她破碎的心的，就只有這些快樂的回憶，然而，在這些快樂的回憶之後，緊接而來的，往往就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來纏繞，折磨她，使她永遠不得安寧。

想到這裏，她不由恐懼起來。她欲逃避那事實上是不能逃避底長期心靈的負擔，於是，她就不得不走上一條路，儘管這一條路是違反了人類求生的本能。

路上的車輛漸漸地多起來了，這些車輛，在傅白蘋看來，儼然若吃人的猛虎。

她彷彿覺得每一個人都在指她、嘲笑她。這個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顯露出不歡迎她的

樣子。她還有什麼理由再留戀呢？

這當兒，陶廷齡顫抖得很厲害的聲音，再度在她耳邊響了起來：

「想不到妳竟……」

「那是沒，沒辦法的呀！」她畏怯地將身體往後移動。

「沒辦法？」陶廷齡逼上前去，抓住她的臂膀不斷地搖撼着：「那妳爲什麼不掙扎？妳爲什麼不反抗？」

「我已經喝醉了，反抗不了的呀！」

……

剛才那一幕，原原本本地又重現在她眼前，它像是一股力量在催促着她，逼着她。

「是的，我爲什麼不死呢？」她再一次喃喃自語道。

她想：恥辱，無比的恥辱，只有這海水才能洗乾淨我的羞恥！

她舉起淚眼向這個世界望了最後一眼，向人間做告別，然後低聲自語道：

「冰兒，媽對不住你。媽走啦！」

隨即，她俯下身，雙臂向前伸，足跟慢慢地離開地面……

六

她慢慢地睜開雙眼來，驚奇地發現自己躺在一張牀上。站在牀邊的，盡是些陌生的人，大家都關懷地注視着她，見她醒過來，好像都鬆了一口氣。

坐在牀沿上的阿芳——一個廿七、八歲，棕色的皮膚，圓而扁的臉龐上，有一對烏溜溜的眸子發着光芒，畧經電過而微卷曲的頭髮，並不影響到她的樸素。身着白底藍點的中國裝衫褲的大姑娘——像大姐對待自己的妹妹似的，撫摸着傅白蘋的秀髮：

「好好地休息一下，唔（不）好胡思亂想了。」

「不！」傅白蘋忽然狂野地叫起來：「你們讓我死，你們讓我死——」她翻起身子，以尖銳的聲音叫喊着。

「你冷靜下！唔好咁（這）樣。」阿芳慌忙把她按住。

「走開！」傅白蘋猛烈地掙扎着。她的全身已被一股激情所支配。她的腦子裏什麼都不存在了，理智對於她在這個時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她簡直是瘋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做什麼。她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存在，更顧不到站在自己身邊的，是些關心自己的朋友。

她用已變成嘶啞的聲音，大聲地叫道：「別攔住我！」

任憑她怎樣叫喊、掙扎；儘管她此刻的力量較之平時增加了好幾倍，然而，在大家的協力之下，她終於被制服了。

「唔好一味向死方面想喇！」

「係（是）咯，『唔通』①除咗死就有（無）第二條路咩？」

「拿出勇氣來！」

「唔係咩，愛死嘅（的）人真係傻囉！」

「係喇！妳應當勇敢嘅活下去，有困難大家一齊想辦法解決。」

在旁的人，大家都你一句，我一句地向她勸解，給她鼓勵！

這些關懷的話語，這種真摯的感情，怎能叫她無動於衷。她感動極了！她第一次領畧到一種人情的溫暖。她相信人類是會有互助的。她望着每一張善良的面孔，又把臉伏在枕上，低聲哭泣着，肩頭不住地聳動。

「唔好難過了，有『吔野』②事，講給大家聽啦！」阿芳溫和地俯下頭去，在她耳邊輕

①「唔通」——粵語，難道。

②「吔野」——粵語，什麼。

輕地說道。

傅白蘋轉過臉來，以含淚的眼睛望着阿芳。

阿芳對她微笑着，這微笑中充滿了善意。

面對着這些朋友，她心裏有許多話要傾訴，但咽喉好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陣陣難抵的味兒湧上心房！那些仇恨將永烙在她的靈魂上！她緊緊地咬着下唇。

她先將丈夫被辭退的經過敘述一番，這才提到自己去找袁虎的經過情形：

「昨天傍晚，我到達袁虎的家時，他的籬笆門正巧打開，一輛流線型的汽車慢慢地打裏頭駛出來。袁虎正坐在車子的後座。他一看到我，馬上便吩咐車夫把車子停住，探出頭來：

「『哇！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的呀！』

「『是東南西北風。』我也開玩笑道。

「『是找我談廷齡的事嗎？我猜得不錯吧！要不然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他邊說邊打開了車門：『我們到外面找個地方談好嗎？』

「我遲疑了片刻，最後才勉強地答應他：

「『也好。』

「說着，我便上了汽車。

「在國泰戲院的門前，車子停了下來。

「我隨他搭上了電梯。

「我們一同進入了酒樓。他替我拉了椅子，恭敬地請我坐下，又命侍者道：

「喂，來一瓶威士忌。」

「他在桌上拿起了一份菜單，遞給我：

「妳點吧！」

「不，還是你點吧！別客氣了！」

「不客氣，不客氣，還是妳來，自己人嘛，何必這樣。」

「也好，相敬不如從命。」

「於是，我只好敷衍地點了幾樣，然後，交給了侍者。

「近來怎樣？」他似乎是很關懷地問：「和廷齡生活得不錯吧？」

「我只用微微一笑給他回答。

「其實廷齡這人是蠻好的，就是脾氣大些。」他說：「就以這次的事來講吧！我也是

一番好意，全爲他着想！沒想到他却——唉！真是狗咬呂洞賓。好人難做！」

「是的，他的火氣是大了點，請你別和他一般見識。」

「『沒關係，沒關係，其實嘛，我怎麼會去和年青人計較呢！那不是太笑話了嗎！』
「這陣子，侍者把威士忌送來了。」

「他對了兩杯，一杯遞給我：

「『謝謝你了，我不會喝。』我婉言謝絕了他。」

「『不要緊的，』他立起身，把手裏的酒杯直推過來：『就喝了這杯吧！不會怎樣的，不會怎樣的。』」

「『不，我實在不能喝，請你原諒。』我也站起來。這時，我感到進退維谷。」

「『喏，妳看，』他露出不大高興的樣子：『妳要我幫忙，我從來就沒不順從過。難道妳連這點面子也不給嗎？不好意思吧！』」

「照這種情形，我如再推辭，必使他惱羞成怒，這樣一來，延齡的事就……」

「我不得不忍氣吞聲，閉上了眼，把接過來的酒杯，湊到唇邊，呷了一口，立刻就有一股熱氣沖上來，我受不住地打了一個嗝。」

「『我不能再喝了！』我差不多是向他求饒道。」

「『嘻嘻嘻嘻，我不信，我不信。』他接連地搖着頭：『不，把它喝光了再說。』」

「我無可奈何，只好咬着牙，把餘下的像喝藥似的，接連幾口地把它灌了下去。」

「哇，我覺得頭重腳輕，眼花撩亂。我的臉燙得很，身子輕飄飄的，站不穩，頹然朝椅子坐了下去。」

「我就這樣地醉了！」

「及至我甦醒過來，才發現我躺在旅店裏的一個房間底牀上……」

傅白蘋言及於此，悲痛不已。

聽的人有的捏緊雙拳，有的眼睛放射出強烈的憎恨底光，有的以牙齒用力地咬着嘴唇。他們的內心都燃着無論運用多大的壓力也不能加以撲滅的熊熊怒火！倏地，有一個青年，用拳頭往桌上猛擊了一下：

「到法庭去告佢（他）。」

阿芳苦笑道：

「冇用嘅！」

「冇用？」那青年表示不服：「『唔通』就咁算了嗎？」

阿芳將眼睛往窗外望去，若有所思地說：

「先幾日——呃，係喇，大約係四個幾月前，大家有睇（看）見報紙賣一個女仔（少女）

響（在）法庭控告被袁虎所侮辱新聞嗎？」

衆人都沉默了，他們注意地靜聽阿芳說下去：

「果（那）個女仔就係袁虎『屋棋』①嘅工人。佢叫做錢素梅，同我好好嘍，人人都以爲我地（們）係姊妹。」

「因爲佢生得靚，所以，袁虎就好似貓聞到魚腥一樣，成日望住佢。」

「有一晚，約莫係十一、二點了，佢忽然聽到有人叩門。噯！佢真係太大意了，唔問一下就開門。」

「噯呀！真係死囉！袁虎衣（這）個『衰佬』就闖入來嘞！」

「素梅嚇咗（了）一跳：

「『啊！頭家，你你……』」

「噯！真係攞（拿）命囉！佢還未開口，嘴就被佢掩住了。佢就同佢拚命。無奈果個衰佬一把牛力，有鬼用咩！」

「佢將佢推倒響（在）牀上，熄咗燈。唉！一個女仔就咁完了！」

「『拉尾』②在果個禽獸威脅之下，佢一直唔敢講出來。」

①「屋棋」——粵語，家裏。

②「拉尾」——粵語，最後。

「一日下午，佢忽然間來搵（找）我：

「芳姐，我有事想同妳商量。」

「好啊！有『吔野』事啊？」我望住佢，見佢嘅面色好難睇（看）。比舊時瘦得多囉。

「我——」佢講咗一個字，就低下頭。

「講啦！」我催佢。

「我——」佢愛講又唔講。

「係戀愛問題嗎？」我推測。

「唔係，佢好淒涼咁搖頭。」

「咁究竟係『吔野』事？」「點解」①成日我，我，我，愛講又唔講，吞吞吐吐咁，真係急死人！」我真唔耐煩了。

「我，我想，我想——」佢猶豫咗一陣，就下決心細細聲講，聲音有些震：

「『我想打……』」

「『打『吔野』？』」

①「點解」——粵語，爲什麼。

「胎！」佢嘅鼻一酸，轉過身去。

「『咗野』話？」我全身一震。

「佢轉過身來：

「『咗你咁糊塗㗎！』我用責備嘅眼光望住佢：『妳點（怎）做得（能夠）』」千差」①

就同男朋友發生關係？」

「『唔係，佢唔係我嘅男朋友。』佢嘅聲音好悲慘。

「我好似丈八和尚摸唔到腦：

「佢係邊（哪）個？」

「『我嘅「事頭」②。』佢硬住喉嚨講出來。

「『啊！』」

「所以，我只好打破砂盤問到底，

「我聽咗之後，唔知講「咗野」好，過咗一陣，至（才）講出一句：

① 「千差」——粵語，隨便。

② 「事頭」——粵語，老板。

「妳應該將個「細佬哥」生下來。」

「咁係唔得嘅。」

「『點解』？」我好急咁追問。

「咁樣我嘅父母會知道㗎。」

「妳本來就應該比（給）「佢地」^①知道。」

「我唔敢，佢地知道咗，唔知會點傷心！講唔定還會鬧（罵）我，打我。」兩行眼淚沿着佢嘅鼻流下來，佢攤出手巾來抹眼淚：「所以，我想偷偷地打咗佢。」

「就為咗咁？」我唔同意。

「還有，如果將個「細佬哥」^②生下來，佢大咗之後會被人睇（看）唔起嘅。而且個（那）個禽獸亦逼我打胎。」

「哼！袁虎！你衣個魔鬼，你害人還害得未夠咩？」我忿恨咁鬧佢，跟住（着）我好同情咁勸佢：「素梅，妳「點解」要驚（怕）佢？妳應該大膽些，佢唔敢將妳點嘅。妳將個

①「佢地」——粵語，他們。

②「細佬哥」——粵語，小孩子。

「細佬哥」生出來啦！個「細佬哥」係有罪嘅。佢應該有生嘅權利。妳唔能夠殺害佢。妳想一下，禽獸都會愛親兒，何況係我地。「唔通」妳就咁忍心？再講，咁做係會有生命嘅危險喎！而且犯罪添！妳千祈（萬）……」

「妳唔好再講落（下）去了，」佢唔等我講完，就好疼苦咁向我哀求：「我求妳，唔好再講落去了，我嘅心都碎了！」

「無論如何妳應該答應我。」我唔肯放鬆佢。

「我係迫不得已嘅啊！」

「冇錯，妳有妳嘅苦衷。」我截住佢嘅話咁講：「其實，個個打胎嘅女人都有佢嘅苦衷嘅。佢地有嘅為咗生活；有嘅為咗面子——都係社會問題。我地係唔能夠因為咁嘅苦衷就推開一切責任。」我拉住佢嘅手：「打消妳嘅想（念）頭，聽我話啦！將個「細佬哥」生出來。」

「衣（這）個時候，佢嘅思想亂如麻。佢只有對我話：

「妳比我一個人返去靜靜地想一下好嗎？」

「好，」我贊成佢：「你的確應該好好地想一下。」

「拉尾」，我去搵（找）佢好多次，同佢講咗好多不應該打胎嘅理由，同厲害嘅關係。

「總算我有白費功夫，佢到底回心轉意，接受咗我嘅勸告。」

「佢嘅肚一日一日咁大起來。當然佢嘅父母亦都發現啦！佢在父母嘅追問之下，還有咁野辦法瞞騙呢？惟有將實情對佢地哭訴。」

「做父母點會唔愛自己嘅兒女呢？聽咗（了）點會唔疼心㗎！在氣憤之下，佢嘅父母唔顧一切就同『個女』一齊（起）去法庭控告袁虎。點知道，真係激死人！」她打開了抽屜，取出一份舊報紙來：「喺，『衣度』^①就有審判結果嘅新聞。」她於是唸道：「女傭人錢素梅被姦污案昨日審判結束，被告袁虎無須上庭答辯，即獲判無罪釋放。」

「該案承審法官昨日於控方結束其供證後，認為控方所提供之證據薄弱，不足以構成表面之罪狀，因此，被告無答辯之必要，就此宣佈無罪省釋。」

「法官宣判稱：彼認為單單依靠錢素梅所言，實不足以支持所述事件之經過乃屬真實者……。」她不願再往下讀而生氣地將報紙往桌上一拋：「哼！你地大家想一下，一個女仔比人糟蹋，咁還未夠，還要去受衣種冤氣，咁還係人嘅世界咩！」

阿芳走到那青年的面前：

①『衣度』——粵語，這裏。

「唔好講『細路哥』話囉，法律係唔會爲我地窮人嘅。」

她又走到牀邊，坐上牀沿去：

「唔好傷心了。」

「我怎麼還有臉去見人？」傅白蘋仍舊悲觀地說：「我還有什麼希望？」

「唔好咁消極了，」阿芳把她扶了起來：「鼓起勇氣來，面對現實。留響（在）我地『衣度』同我地一齊生活，我地會盡力幫忙妳嘅。」

傅白蘋順從地坐了起來。她驚奇地發現到阿芳的眼眶有淚珠。顯然的，阿芳是爲了同情她的遭遇，由於憤恨而流淚了。

傅白蘋默默地望着阿芳，激動的情緒使她撲過去擁抱住阿芳，阿芳也擁抱着她，她把頭放到阿芳的胸前，放聲痛哭……

蕭嚴明興高采烈地飛步躍登一條光線不足，顯得有些兒灰黯的樓梯，口裏連喊了兩三聲「廷齡」，但，並未聽到任何反應。

當蕭嚴明登上二樓時，一陣刺耳的、熟悉的、發怒的吼聲，使他不自覺地停下脚步，細心地靜聽下去。

「過兩日！過兩日！嘩，你講得容易，一日拖過一日，我睇你嘅過兩日啊！一世都過唔完囉。如果個個都同你一樣，咁我食乜啊？」房東太太不客氣地把他的房客搶白了一頓。

「房東太太，妳聽我說，不是我故意拖延，實在是沒法子。」陶廷齡低聲下氣地向她解釋，希望能獲得她的諒解，「我目前在失業，妳是知道的，過去，我有事做的時候，雖說有些儲蓄，可是一個多月前，我那場大病，所有存的錢都把給花光了！家中大大小小的東西賣的賣，當的當，還欠了人家一大筆債。所以，還得請妳房東太太通融一下，我一定會設法還清妳的屋租就是了。」

「你失業同病關我『吔野』事呀！我『衣度』又唔係慈善機關。」房東太太提高了嗓

門：「老實同你講，再過一日你再唔交清房租，哼！唔好怪我有情就好囉！」

「妳這人怎麼這樣不講理？」陶廷齡這番可火了。

「我唔講理？」房東太太冒火道：「你賴咗我嘅房租就算係講理喇啫？」

「這是什麼話呀？」陶廷齡憤然道：「別太盛氣凌人，欺人太甚了。想當初我按月把房租交給妳的時候，妳就嘻皮笑臉地說什麼都是自己人啦，慢慢來沒關係。如今我窮了，妳也完全露出了妳的廬山真面目來。哼！可恥。」

「你鬧邊個？」房東太太跳了起來。

「罵妳。」陶廷齡說到「妳」字，倍加用力。

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大家都唇槍劍舌，各不相讓。

蕭嚴明看到他們愈吵愈兇，趕忙跑進去解圍。

他先把陶廷齡勸住了，這才轉向那個一手插腰，一手指着陶廷齡在罵個不休的房東太太，好聲好氣地對她說：

「兩個熟人有什麼事不好慢慢商量的呢？何必這樣吵吵鬧鬧的，給人聽到了笑話。」

「噯呀！蕭先生，你係一個明理人，你來評下理啦！」房東太太像是爲了爭取一個支持者似的，喋喋不休地向蕭嚴明說：「佢欠咗我成二十日嘅房租，我同佢擺，佢日推日唔還都

算了，還鬧我無恥，你話激唔激死人？」

「房東太太，妳放心吧！陶先生的爲人我是相信得過的，」蕭嚴明說：「過幾天他要是沒付給妳的話，妳向我要好了。」

蕭嚴明向她說了許多好話，總算把這場風波平息了下來。

「你犯不着跟這種人爭呀！」蕭嚴明和陶廷齡一起走進房間。

「誰跟她爭呢！」陶廷齡沒好氣地頂了他一句：「你沒有經過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

「好好好，我不了解，就算我錯怪了你好不好？」蕭嚴明深知陶廷齡此刻的心境，因此，不得不遷就他一點。

蕭嚴明是常到這兒的熟客，他用不着什麼招待，便不客氣地往陶廷齡的牀上躺了下去：

「你的事找得怎樣了？」

「唉！」陶廷齡歎息：「現在人口過剩，失業的人也跟着一天天的多起來，要找工作，談何容易。」

蕭嚴明一聽，好像是被什麼東西咬到似的，從牀上翻起身來：

「聽你的口氣好像失業浪潮的洶湧，主要的原因是人口過剩囉？」

「當然。」是肯定的答覆。

「我想未必吧！」蕭嚴明大不以為然：「我以為最大的因素是在於社會制度，是在於我們的經濟命脈操縱在別人的手中，就以從前你的那個經理袁虎來說吧！聽說他在聯合邦的錫礦以及在本本地的一些工廠，都是由一個叫約翰·克里門所投資的。你想，這種情形發展下去，怎麼會不——嘿，我真是的，過去在學校裏大發偉論的老毛病又要發作了。」蕭嚴明勾起了許多的回憶：「想起那時大家常因某個問題爭得耳紅面赤的情景，我就覺得好笑。」

「嗯，不知不覺的已經十多年了！」陶廷齡有所感觸地說：「你一提起過去倒叫我想起來了，這傢伙到現在我一談起他，還生氣！你還記得吧，那時他整天的搞宗派，拉了幾個和他合得來的同學在一塊，說這個的長，道那個的短，只要你的意見和他們有些不合，他們便盡量的抓你的『馬脚』，吹毛求疵，把你的枝節缺點誇張成嚴重的錯誤，在背後攻擊你，藉此拉攏一批人支持他們。而他們集團裏的人，即使是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們還用了種種方法來掩飾和推卸。要是你和他們集團裏的人發生爭執，他們不會客觀地去考慮爭執的原因和尋求解決的辦法，反而盡量的歪曲事實，甚至強加罪名在你身上。」他隔了一歇，又說：「這些人，不是我說他們，他們喜歡背誦教條，搬弄術語，對進步理論的精神實質却不懂得掌握，犯上了粗枝大葉，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的毛病。他們注重形式工作，不肯去進行些表面上看不到成績的實際工作。他們把自己集團裏的人看成是出類拔萃的。在會上，由他們

集團以外的同學所提的意見，儘管是怎樣正確，他們總是一味反對和壓制。在決定問題或工作時也只照顧到他們幾個人的局部利益。這些人拆穿了不過是些專事打擊別人，擡高自己，一天到晚爭權奪利，排除異己的個人英雄主義者。他們對工作又有什麼幫助呢？如果要說是有的話，那就是使得負責同學之間互相猜疑和敵視，造成了大家的分裂和不團結的現象，給我們的敵人趁虛而入的機會。」他稍停了一會，旋又說道：「有一次，老黃在戀愛上碰到了一些問題，他們就表現得很關心的樣子去追根究底，像聽故事似的聽了老黃的敘述後，便幸災樂禍地把它拿去當談笑材料。你看可惡不可惡？又有一回，光漢和小陳爭吵了幾句，光漢便聲言要使小陳在星加坡沒有立足的餘地。哈哈！笑話，星加坡像是他的天下，由他操縱了每個人的生殺大權似的。」他愈說愈激動了，「從光漢這句話裏，以及他後來在許多人面前對小陳所作的誹謗，就可以看出他們這些傢伙憎恨自己的朋友還比憎恨自己的敵人來得厲害，而我從來就不敢相信一個敵友不分的人會是一個真正的工作者。」

「這些事已過了這麼多年，你還發這麼多牢騷幹嗎？」蕭巖明站了起來，走到桌子旁邊去，倒了一杯開水：「說真的，廷齡，我看你目前的經濟很成問題，假如你不嫌棄的話，不如還是搬到我那裏去，你看怎樣？」

「那不是太打擾你了嗎？」

「喲，廷齡，想不到你對我還這麼見外。」蕭嚴明埋怨道。

「好吧！那我什麼時候搬去？」陶廷齡問。

「隨便，最好是明天就搬來，我一定掃榻以迎。」蕭嚴明說：「還有，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消息？是不是你已經把蘋找到了？」陶廷齡急不及待地問。

「你又何必這麼性急呢？告訴你吧！是你的職業已經有眉目了！」

「真的嗎？」陶廷齡高興得在蕭嚴明的肩膀上打了一拳，然後用那雙大手抓住蕭嚴明的膀子使勁地搖撼：「你給我的幫助太大了，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你看你瘋成這個樣子。」蕭嚴明一面責怪他，一面告訴他說：「這不過是有意給你開個小玩笑吧了。」

「想不到你也這麼頑皮。」陶廷齡接着又追問道：「是什麼職業？」

「你猜猜看。」蕭嚴明故意逗着他。

「我的老本行？」

蕭嚴明搖搖頭。

「小學教員？」

他所得到的回答仍舊是個搖頭。

「要不就是——」他苦苦地思索着。

「我看你一輩子也猜不出來。」蕭嚴明開口了，「老實說，那跟你所想的完全兩樣，那並不是什麼教員啦，書記啦之類的工作，而是一項體力的工作，和我一樣，是個火電鋸工人。」

陶廷齡愣住了。他嘴裏不作聲，心裏却亂得很。

他想：我十年窗下，晝夜勤學苦思而獲得的一個高中畢業的資格，而今竟須去當火電鋸工人，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嗎？親戚朋友知道了，豈不是要被他們恥笑？當初我要是知道這樣，我又何苦花那麼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呢？

這些討厭的思想，無賴地把他纏住了。他憎恨這些惡毒思想的襲來，他也明知勞動是神聖的，然而……。

矛盾的火焰在他內心燃燒着。他的思想展開了一場極其強烈的鬥爭。

「廷齡，你怎麼啦？」這一切，自然逃不過蕭嚴明的眼睛。他走了過去把手按在陶廷齡的肩上：「你不是以為——」

「不！」陶廷齡也知道蕭嚴明所要提出的問題，他立刻加以否認。他不願意讓蕭嚴明知

道他有這種錯誤的思想。

怎麼辦呢？他心中躊躇着。回拒嗎？一時又找不出藉口；接受了嗎？又……。

這時候的陶廷齡真感到束手無策，不知如何是好？加上蕭嚴明的再三催促，在這種情況下，他無可奈何地，最後，只好勉強地應了一聲：

「我試試看吧！」



在半明半暗的煤油燈下，在由圓桌面而折成半圓形的飯桌旁，傅白蘋面對着舖在鋼板上的藍色臘紙，手裏握着一枝鋼筆在發呆。

阿芳在她背後瞪了一眼，走過來，低聲地喚了一聲：

「阿蘋。」

帶着街上賣雲吞麵的小販敲打着的竹片聲，混雜着其他小販的叫賣聲的晚風，由窗外飄進來，吹在傅白蘋的臉上、衣襟上、胸上，帶走了她的心。

她的心飛呀飛呀，飛呀飛，飛出了窗口，飛過了吵雜的街道，飛到了她日日夜夜所惦記着的孩子和丈夫身邊。

阿芳再上前一步，拍了一下她的肩膀：

「阿蘋。」

坐着出神，若有所思的傅白蘋被她一叫，憬然回復知覺，強笑着：

「什麼事？」

阿芳佯怒，噉起了嘴：

「又想吔喇，妳真係！臘紙今晚就要印喇，『唔該』①妳快些抄啦。」

傅白蘋不好意思地埋下頭去抄寫，阿芳也就走開了。

風吹着煤油燈的火焰，使得它飄忽不定。傅白蘋映在臘紙上的影子也隨之搖幌着，造成了那影子一會兒伸長，一會兒縮短。

在飄飄忽忽的人影裏，在搖幌着人影的臘紙上，模模糊糊地顯現出了失去了母愛的冰兒底哭喪着的面孔，他伸出雙手可憐地在東張西望，口裏彷彿是不住地在呼喊着「媽媽」。

傅白蘋不禁失聲叫道：

「冰兒！」

她也張開了手要去抱他，然而却撲了個空，她的冰兒已在臘紙上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她重新提起精神來工作。最先，她的筆尖是在臘紙上飛快地舞着，可是，慢慢地却好像是缺乏了滑機油的機器一樣，速度逐漸地緩慢了下來。

她的手在運動着，她的頭腦也在活動着。但，她的腦神經似乎是已與她的手失去了聯

①「唔該」——粵語，意即麻煩。

系。她吃力地寫下了最後的一個字，這才鬆了一口氣，把臘紙交給阿芳。

阿芳接了過來，向她說了一聲：

「聽話陶先生已經搬咗去蕭嚴明果度住。」

「怪不得，怪不得好幾天來，他的房裏總是暗暗的。」傅白蘋喃喃自語道。

「妳講乜話？」阿芳驚奇地追問：「妳點知道衣幾日佢房內總係黑黑㗎。」

傅白蘋沒有回答她的話。阿芳也不再追問她，却把視線移到手上的臘紙去。她把臘紙畧畧地看了一遍，忽然埋怨起來：

「哎呀！點搞㗎？漏咗一大段囉！一點責任心都有，妳睇啦，睇啦！」她把手裏的臘紙往桌上一擲，沒好氣地說：「妳叫我今晚點印啊？妳真係！一點責任心都有！」

傅白蘋一聽，臉色頓變。雖然，她知道阿芳是個心直口快的人，非但不會有什麼惡意，從她與阿芳平日的接觸中，她反而了解到阿芳對自己只有關心和愛護，但不知怎的，阿芳那種單刀直入的批評，却往往使她感到難堪。

當阿芳出門後，她也關上了門，上街去了。

這似乎成了她每晚的一門功課，然而，她所走的方向却與別晚迥異。

她在巴士車的停車亭等了一會，待巴士車抵達時，她即隨同其他的搭客一起上車去。

在車子的前半部，她向一張雙位的軟沙發坐了下來，身旁的車窗裏映出了像河流般不住地往後倒瀉的高樓大廈，和來往匆匆的行人。一輛輛的車子低低地從窗下駛過，這一切她並沒有看見，充滿在她視野的是兩張大小不同，但却像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臉孔。

巴士車向前奔馳着，忽然間，前面的一輛私家車在路中央死掉了，使得巴士車的司機不得不趕緊把制止器一踏，「格」的一聲，車身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傅白蘋如夢方醒地惶惶四望，發現已超過了目的地。

她急忙地把車鈴一按，車子便停住了。

下了車，她走了好一段路，才在蕭嚴明對面的一排店鋪的「五腳基」停了步。

她望着那個透出昏黃色的燈光底窗口，她的想像力活動了起來：

冰兒這個時候大概正在溫習功課了吧！廷齡一定在旁指導着他，一定……

於是，過去的印象慢慢地凝固起來，輕煙似的封鎖了她的意識，她恍惚又在自己的家裏，一面織着絨線，一面督促着冰兒讀書。

及至陶廷齡在窗口出現，這才驚散了瀰漫在她意識上的愁霧似的回憶。

她很快地避到一根柱子的後面去，不讓自己的丈夫發現。

正在這個時候，她忽然聽得「媽媽，媽媽」的叫喊聲，她的心一跳，轉過身去一看：只

見冰兒奔了過來。

「媽媽，妳回來了！」冰兒的眼睛像陽光穿透了陰霾的雲層，放射出喜悅的光芒。

「不，媽是剛好從這裏經過的。」傅白蘋的心頭湧起一陣酸溜溜的滋味。

「媽，妳跟孩兒一起回去吧！妳知道孩兒是多麼想念妳啊！」冰兒瑩瑩的目光中噙滿了淚水。

傅白蘋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她趨向前去，緊緊地擁抱着冰兒：

「媽又何嘗不想念你們呢！只是你爸爸他……」

她再也說不下去了，兩個人都讓擁抱代替了傾訴，讓眼淚代替了說話，代替了暴雨，沖洗了他們心裏的塵埃。

半晌，冰兒才擡起了他那個投在母親懷裏的頭來，望着傅白蘋那張眼淚縱橫的臉：

「媽，妳住那裏去，妳告訴孩兒，孩兒回去跟爸爸說，要他把媽接回來。」

傅白蘋被他纏不過，只好把地址告訴了他，然後便走了。

冰兒望着母親的背影，淚水模糊了他的眼睛。……

九

他若有所思地抽着煙，臉色十分難看。

成圈兒的白煙，一個個地由他嘴裏往上騰，把他的臉都給遮住了。

幾個月來，他對於妻子傳白癩真是踏破鐵鞋無尋處。蕭嚴明勸他在報上登個尋人啓事，然而，他却以爲這是不光彩的事，不肯接受。

近來，外面飛短流長，傳說他的妻子與袁虎同居，這使他忿恨極了，決心不再把她找回來。

「爸爸，爸爸。」

他彷彿覺得冰兒在叫他。他不在乎地應了一聲：

「什麼事？」

「爸爸，」冰兒走近他的身邊，輕聲地問道：「我們把媽請回來好不好？」

「把你媽叫回來？」陶廷齡有些茫然了。

「是的。」

「不，」陶廷齡苦笑道：「你媽已經死了！」

「媽已經死了？」冰兒驚奇地說：「不，不會的，我昨晚才看見媽媽。」

「不，」陶廷齡搖著頭：「那不是你媽。」

「不，爸爸，你騙我，我要你把媽請回來。爸爸，你答應我，孩兒不能沒有媽媽呀！」
冰兒不住地搖撼着他爸爸的手，苦苦地哀求着。

陶廷齡的心裏煩得很，他慢慢地站起來，拿起桌上的茶杯往地上一擲。砰的一聲，打個破碎，一兩塊玻璃片跳了三四尺遠。

冰兒被嚇得放聲大哭起來。

陶廷齡伸手括了冰兒兩巴掌：

「哭！哭！哭！我還沒死，哭什麼？」

冰兒再也不敢哭出聲來。他驚愕地望着爸爸。

陶廷齡再往椅子上坐了下去，他的眼角積蓄着淚珠，一瞬間，亮晶晶的淚水就把眼珠掩蓋了。

黑夜的翅膀已覆蓋了這個都市。

黑暗漸漸地統治了這整個房間。他也不去點煤油燈，好像是沒有感覺到似的。

他取出一支香煙，擦了火柴，一線光線照亮了這個黑暗的房間的一部份，但，很快地火

光就滅了。火柴蒂帶着燒焦的傷痕，無力地落在地上。

夜寂靜得彷彿世界上一切都燬滅了似的。

這當兒，外面有隱隱約約的歌聲在盪漾，它衝破了這寂靜的夜，傳到陶廷齡的耳邊，把他吸引住了。

他由椅子上站了起來，沉重地移動着脚步向窗邊走去，傾耳細聽着歌詞中的每一個字句：

生活像泥河一樣流

機器噬我們的肉

煤煙塗黑我們的臉

火酒燒焦了心窩

酒後引起心中煩悶

無處洩恨無奈何

常見父親打着兒子

丈夫敲他們老婆

這是一首多麼親切，多麼真實的歌啊！

在這首歌裏，含有血，有淚。一句句都深深地打動了陶廷齡的心。



他懷疑這首歌的作者，好像是特地爲他而寫的。它把他壓制在心中已久，要說而說不出的話完全傾吐出來。它爲他提出控訴！

他想：爲了生活，爲了那低微的待遇，我讓那可怕的機器，不斷地吸着我的血，吃我的肉。每天，陪伴着我的，除了那繁重的工作，危險的機器之外，還有什麼呢？

的確，這些日子來，在這裏的工作，給他帶來的只是瘦弱不堪的身體和多一些的疾病。在他腦海裏，不時要出現不久前那個被鋸死的工人那種悲慘得使人目不忍睹，驚心動魄的慘禍。

他明知在這工廠裏繼續工作下去，只有縮短他自己的生命。他明知在這工廠裏繼續工作下去，可能會遭遇到和那工人同樣的命運。他想脫離這吃人的工廠。他要掙扎，然而，生活却叫他不得不留下來，等待着那悲慘的命運落到他自己身上。

有人說，戰場上的生活是最危險的，可是，這種生活和戰場上的生活又有什麼兩樣呢？如果一定要說是有分別的話，那就是在戰場上的犧牲，是壯烈的，是爲保衛自己的國家的神聖戰爭而付出生命，在這工廠裏，同樣地死，却是爲了養胖那般頭家，使他們更會剝削工人。

他天天愁眉不展，過度的勞力工作，使得他的脾氣變得非常暴躁，時常借酒消愁。

回到家裏，一看到什麼不如意的事就大發雷霆，使孩子見到他就好像羊兒遇到了猛虎一

樣的害怕。

每次，他吩咐兒子拿東西或做一點事時，只要他稍慢了點，他就把積在心中的憤恨發洩在他身上。等到他的理智清醒過來，又感到後悔萬分。然而，這是他願意的嗎？不，這是生活把他逼成的，這是不合理的社會把他變成這個樣子。而那些騎在工人們頭上的頭家，却天天嘻嘻哈哈地坐汽車、跳舞、玩女人。他們幹了許許多多罪惡的勾當，可是，他們一點也不覺得慚愧，甚至還嫌他們自己所幹的罪惡不夠！這究竟是人間還是地獄？

遠處的歌聲，打斷了陶廷齡的思潮，它比先前顯得更顯亮：

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到處一樣受痛苦

我們天天被人剝削

這是最大的恥辱

全世界的工人兄弟

大家聯合一條心

爲了爭取明日的新社會

快把鬥爭來展開



聽過了這首歌，陶廷齡呆呆地直立不動。

新月像一把彎彎的簾刀，垂掛在蔚藍的天幕上，冷清清的銀輝，照着陶廷齡那個浮出一片濕亮的淚痕底臉頰。

良久，他才轉過身子來，看看冰兒已經睡了，他便走到牀邊，打開蚊帳，用震抖的手，輕輕地撫摩着兒子的臉龐。

冰兒的眼睛慢慢地睜開了，聽到父親啜泣的聲音，便驚慌地叫道：

「爸爸，你饒了我吧，我下次不敢了。」

陶廷齡含着淚，吻着兒子的臉。

「倒是你要原諒爸爸！爸爸不該無緣無故地打你！爸爸錯了！你怪爸爸嗎？」

冰兒的頭在枕上搖了一下：

「這不是爸爸的錯。我知道爸爸過去一向是很愛我的。」

陶廷齡強忍住快要溢出來的眼淚，伸手摸了摸冰兒的前額和頭髮：

「爸爸現在也是很愛你的。」

冰兒被感動了，他的眼眶含滿了淚水。

「我曉得你很有心向學，可是爲了還債，我不能讓你回去學校繼續唸書。我，我對不起

你……」陶廷齡有許多話要說，却像被什麼東西鯁住一樣，說不下去。

「不要緊的，爸爸。我在家裏有時也可以自己讀，不過，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有的人有錢，有的人却連飯都沒得吃？有的要讀書沒書讀，有書讀的却不想好好地讀？」

「這——你以後長大了就會明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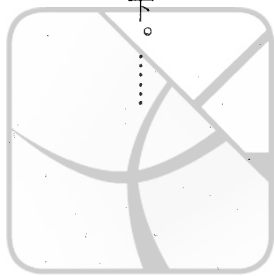
陶廷齡替冰兒蓋了被：

「好了，你好好的睡吧！」

「爸爸，你也該睡了！」

「我坐一會就睡。」

陶廷齡輕輕地爲冰兒把蚊帳放下。……



在傾盆大雨中，一輛三輪車拐進了這條泥濘不堪的紅土路來。

身着雨衣的車夫，努力地與那迎面而來，形成一股強大阻力的風雨展開搏鬥。但却敵不過它而顯得畏縮的樣子。

車夫用他那雙經過長期勞動的腿，吃力地踩在踏板上；三個車輪便向前翻滾，濺起了路上的泥漿，留下了一條車轍在後頭。

遮蓋着帆布的車座裏，這時傳出了一個婦女的聲音來：

「阿叔，這裏停，這裏停。」

車夫遵照着乘客的吩咐，將車子停了下來，解去了遮着車座的帆布，跟着，便是一個小孩從車座上跳了下來。

「冰兒，雨這麼大，別跑呀！」

可是，冰兒却不顧那女人的叫喊，他冒着雨逕自朝向自己的家裏直奔而去，口裏不住地高喊着：

「爸爸，媽回來了！媽回來了！」

那女人付足車資，張開雨傘，隨後跟了上來。

然而，當她走近門邊時，却聽得丈夫在裏面咆哮着：

「滾！你叫她給我滾，我不願見這不要臉的女人。」

陶廷齡話裏的每一個字，都如同槍彈般地射擊着她那受傷到幾乎不能醫治的程度底心。

她的眼睛發紅，蒼白的臉上閃着淚光，嘴唇也變成了紫紅色。

她瘋狂地向前跑。她覺得眼花撩亂，看不清行人和車輛。

冰兒恐懼地由屋子裏跑出來，看見母親跑了，便喊着追上去：

「媽，媽啊！妳要上那裏去？」

嘩啦嘩啦的雨聲，遮蓋了他的呼喚。他滿嘴都是水，但他還是不停地喊着。

在大雨中，傅白蘋隱隱約約地聽見冰兒在喚她，她更是拚命地朝前跑。

一個不留神，傅白蘋滑倒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

冰兒趕了上去，扶起了他的母親：

「媽媽，你怎麼啦，妳要上那裏去？」

傅白蘋有氣沒力地站了起來，喘着氣說：

「別理我，我沒臉做你的母親，你放我走！」

「不！」冰兒緊緊地拉着她的手不放。

「冰兒，你放呀！」傅白蘋的眼淚和雨水混在一起流下來，「你不聽媽的話了嗎？」

「不，媽，我怕。」冰兒仍舊苦苦地纏着她。

傅白蘋無可奈何，只得咬緊牙根地把冰兒推開，冰兒仰天跌了一交。他忍住渾身的酸痛爬起來，滿身都是黃泥，臉也弄髒了。

他望了望四周，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母親的影子，不知去向？

傅白蘋跑進房來，一納頭便伏在桌上啜泣。良久，她才擡起頭來，淚痕滿面。

她站起來找了一條麻繩，失魂般地關了門。她已不再存有任何生的信念了！她原先有過的夢已不想再做了。她覺得再活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什麼意思。

她撫着胸膛，再也止不住無限的心酸。

正當她要去移一把椅子的當兒，忽聽得外面急促的敲門聲：

「媽，你開開門呀！媽。」

她慌忙地把要去移椅子的手縮了回來，藏起了那條麻繩，這才走上前去開門。

冰兒不停地喘着氣。他一見母親，便「哇」的一聲哭着投到母親的懷裏。

傅白蘋不住地替冰兒抹去臉上的雨水。

「媽，都是我不好，我害媽媽受氣了，我騙了媽。」冰兒邊哭邊說：「昨天我回家和爸爸說過叫媽回去，爸爸對我大發脾氣，我不敢跟媽說，我怕媽聽了難過，我只好跟媽撒謊，媽，我害了妳。妳罵我，打我都好，妳千萬不要難過，媽，妳就打我，罵我吧！」

說着，冰兒往地上跪下，抱着母親的腿，哭得更厲害。

「好孩子，快起來！媽不怪你。」她拭去眼淚，然後把冰兒扶了起來。

「媽，你別難過，過些時候，爸爸氣消了，我慢慢地跟他說，他一定會回心轉意的。」

冰兒向母親安慰道。

「你別再跟你爸爸提起我了。他是絕不會原諒我的！」她淒然地說，一面不斷地撫着冰兒的頭，叮嚀道：「冰兒，你要學乖呀！要好好聽爸爸的話，知道嗎？」

「孩兒知道的，媽。」

「你爸爸的脾氣雖然很暴躁，可是，他的爲人却非常正直。你長大後要學你爸爸的爲人，我只怪當初不聽他的話，才會落得這般田地。」她說着長歎了一聲，這歎息充滿了無可言說的悲哀。她凝視着冰兒的臉龐，過了好一會才說道：「冰兒，媽累了，你回去吧！媽要休息一下。」

冰兒應了一聲「是」，便跨出門限，但，走沒幾步，又被喚住了：

「冰兒，你回來，讓媽多看你幾眼。」

冰兒走了回來。

傅白蘋仔細地看着他的眼睛、鼻子、嘴巴……然後，揮了揮手：

「去吧！」

冰兒走了！

她失神而變態地望着他的背影，直至他下了樓。

湧滿了雙眼的淚水，連珠似地沿着她的臉頰滴下來。……



大雨如注地傾瀉在街道上，打出了一個個像珠子似地翻滾着的泡沫。

躲在店舖外的走廊避雨的人，一個個都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冰兒踏着雨水和污泥在街上走着，聽任雨水的浸淋。

在撑着雨傘匆忙地來來往往的行人中，冰兒發現了阿芳，他正要開口，對方却搶先地叫道：

「冰兒，返去啊？」

「嗯，阿姨。」

「噯呀！你阿媽又係嘅，雨落得咁大，點得比你返去啊？來啦，同阿姨一齊再去你阿媽個處，等雨停啞再返啦。」說着，不由冰兒分辯，把他拉了就去。

阿芳帶了冰兒來到了她自己的房門口，見門緊閉着，她即上前敲了兩下，不見回應，她又喚了幾聲：

「阿蘋，開門啦！」

裏頭依然是一點聲響也沒有。

阿芳心中疑惑，便從門縫窺視，不禁驚慌失色：

「你地大家來啦！敗囉！阿蘋吊頸了，你地來啦！」

在旁的冰兒一聽，幾乎昏厥過去。他用全身的重量擱在壁上。他已經是沒有絲毫的力量可以支持他的腿。他週身都癱軟了。

阿芳慌忙地上前扶他：

「冰兒，點啊你？」

冰兒稍為清醒了，他悽愴地迸出了一聲：

「媽啊！」

左鄰右舍的人，聽到了傅白蘋懸樑自盡的消息，都紛紛地跑來，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將門推開，七手八腳地把屍體解了下來。

屋子裏立即揚起了一陣哭泣聲。「阿蘋」，「媽媽」的聲音響成一片。

冰兒擠進了人羣中，一見母親的屍體，便哭得呼天搶地：

「媽媽，媽媽，你怎麼啦？妳說話吧！媽媽！」

悲哀的情緒像電流般迅速地傳給每一個人，使得大家的眼睛都發出同情的淚光。

冰兒臉上充滿了陰森和絕望。他不住地搖撼着母親的手，把嘴巴湊在母親的耳邊嘶聲叫着：

「媽媽，妳怎麼不理會我了？妳說話呀！媽媽。妳生孩兒的氣嗎？妳張開眼睛看一看孩兒吧！」

他的哭號是這樣撕裂心肺地哀愴。他用了所能叫出來的最大聲音，忘了自己地哀號與狂叫。企圖要把他的母親由另外一個世界喚回來。

然而，任憑他怎樣悲哀地叫喊，如何急切地千呼百喚，他的母親是再也聽不到了。回答他的，就只有窗外濛濛的細雨中，一陣陣的閃電，一陣陣的雷鳴。好不淒涼冷淡。

晚霞有如烈火般地燃燒了半個天邊。

川流不息的車輛，馳騁在大街上，加上了嗚嗚作響的喇叭聲，使得整條街道顯得更加的吵雜。

陶廷齡從工廠裏走出來。他已經精疲力倦了！

他掏出一個袋錶來，想要知道時間的遲早，然而，當他的眼光落到錶上時，無意間看到了嵌在錶殼裏的一張妻子的小照。他木然了，只是目不轉睛地以他那交織了懺悔，眷戀的神情，望着在照片裏，向着他嫵媚地笑着的那個會向他低訴過摯誠的心曲，會向他發誓永久相守，曾經被他熱愛過，而且，現在他的心裏仍舊深深地在愛着的妻子。

這叫陶廷齡怎能不憶起自己過去和傅白蘋兩個人的那種耳鬢廝磨的感情呢？然而，這些往事早已隨着那些逝去的日子而煙消雲散了！

陶廷齡撫今追昔，不覺流下淚來。

他用手不住地在錶殼上輕柔地撫摩着。

這陣子，小馬已站立在他的背後，但他並沒有覺察到。小馬也不去驚動他，只是注意着他的舉動。

過了好一會，小馬見陶廷齡依然在撫摩着那個袋錶。他再也忍不住了，便輕輕地咳嗽了兩聲。陶廷齡嚇了一跳，慌忙將手裏的錶往袋子裏塞進去。

「照片裏的那個女人，大概是嫂子吧？」

「……………」

「既是嫂子，那回家去看個夠好了，何必在這裏拿着她的照片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呢？」小馬打趣道。

陶廷齡聽了小馬的話，胸膛像是被刺進了幾枝利箭，心頭猛然起了一陣隱疼。他兩眼一瞪，臉色也變了：

「你挖苦我？你混帳！」

小馬窘住了：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跟你開開玩笑，怎能說是挖苦你呢？」好在蕭嚴明走了過來，才替他們解了圍。

「我們走吧！」蕭嚴明催促道。

三個人於是一起跨開了步伐。

在路上，陶廷齡想到剛才自己對小馬的態度時，真是後悔不迭。他想向小馬道歉，請小馬原諒他。可是，爲着自尊心的關係，他又不願這麼做。

他們走了一陣，陶廷齡忽然轉過頭來：

「我心中煩得很，你們先走吧！」

然後，他獨自一個人在街上踐蹀。

他經過了曼波酒吧，便推門進去。

黯暗的酒吧裏只有紅、藍、綠色的壁燈，發出陰慘慘的光，給人以神祕的印象。到處都充滿了刺鼻的氣味。電唱機正在播着淫靡的音樂。

在一個個暗模模的廂座裏，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那些客人在和酒吧女郎打情罵俏。

陶廷齡揀了一個空座，托着腮，沒精打彩地坐在那兒。

他坐了許久，不見有人過來招呼他，於是，他暴躁地敲着桌子：

「怎麼？人都死啦？連生意也不想做了？是不是嫌我的錢太小了？」

「來了，來了，」一個酒吧女郎連忙迎了上來，笑着向陶廷齡陪不是：「真對不起，叫你久等了，回頭我一定陪你多喝兩杯。」

這才使得陶廷齡一肚子的氣畧爲平息下來。

「先生，你要喝些什麼？」

「來一瓶 Bear。」陶廷齡連看都不看她一眼。

「是黑的呢？還是白的？」那酒吧女郎又問。

「黑的。」陶廷齡對她投了輕蔑的一瞥。

「什麼牌？」

「告訴你 Bear 就是 Bear，妳他媽的囉囉嘸嘸的問那麼一大堆幹什麼？」陶廷齡顯出了不耐煩的樣子。

酒吧女郎向櫃檯走去了。不一會，她把酒送了上來。

正當陶廷齡準備斟酒的時候，無意間，他看見一個青年推開了玻璃門走進來，陶廷齡覺得有些面善。他想了好一會，這才記了起來，立刻向那青年招呼道：

「光漢，」

那個叫光漢的青年側頭一看，認出了是已經和他自己有七年多不見面的陶廷齡。他走過去拉了一把椅子，在陶廷齡的對面坐了下來。

「多拿一個杯來！」陶廷齡掉轉臉向着櫃臺大聲吩咐道。

「近來可好？」陶廷齡忙替光漢滿滿地斟了一杯。

「好不了囉！」光漢望着那像火山的濃岩般不斷地冒出杯外的氣泡，長歎了一聲，「唉！你想想，我現在一個月的收入只不過是一百二十塊錢，要養上一家八口，你看這怎麼養法？」他訴苦道：「我現在呀！真是變成了兒女的奴才囉！我的六個孩子呀！最大的也不過十歲，最小的還沒斷奶呢！他們有的到了入學的年齡了，我却沒有能力供給他們讀書，唉！我真像是魯迅先生所責備的那些人一樣，對於孩子『只管生，不管他們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們才不才。』我真慚愧！」他埋下頭喝了一口酒，「目前，我家裏除了那個大的孩子阿毛去當擦鞋童外，其他的都在家裏整天吵吵嚷嚷的打呀！鬧呀！我一看到他們，不知怎的，就討厭！」他掏出手巾，抹了一下嘴邊黏着的許多啤酒的泡沫，「說了也不怕你老兄笑話，因為大家生活得苦，我太太呀！就不時的抱怨起我來啦！她說我沒有出息，我也說她累了我。我和她時常發生口角，使得夫妻間的感情越來越糟。說真的，我一回到家裏，就像是進了監牢一樣，一刻也得不到安寧，即使到了夜晚，在睡夢中也時常被小孩的哭聲吵醒。所以，我常常到這裏來，用酒來麻醉我自己。」

陶廷齡同情地望着光漢。他發現光漢愈來愈瘦了，眼圈凹陷地顯出失眠的黑暈，蒼白的

兩頰消瘦。他完全忘記了他們之間過去的一些成見，他端起酒杯來：

「來，喝，我們拚命地喝吧！別再去想那些苦惱的事了！」

說着，陶廷齡喝了一大口酒。他立刻感到一條火舌直舐內臟，又燙又痛。

光漢見他舉動反常，連忙阻攔他道：

「廷齡，你，你，我記得你過去是不會喝酒的，你怎麼……」

「這有什麼要緊，過去不會喝，難道現在就不可以喝嗎？來，我們乾一杯，乾一杯。噯！」

你怎麼不乾呀！不行不行，你非乾不可！」陶廷齡一邊做着手勢接連地催着光漢，一邊把自己杯中剩的一飲而盡。

光漢看到這種情形，趕忙把他的酒杯奪了過來：

「廷齡，你怎麼啦？」

「我心裏難過，我要喝酒，我要喝酒，你給我酒喝呀！」陶廷齡顯露出非常痛苦的样子。

「廷齡，你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原本要到這兒借酒澆愁的光漢，反而勸起他的同學來了：「廷齡，算起來你比我好得多了。你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你的太太傅白蘋同學又那麼的愛你。你不能叫她傷心呀！」

抽泣了幾聲，然後，又放下手來，滿臉都是淚水：

「光漢，白蘋她，她已經死了！」

「什麼？」光漢驚叫了一聲，聲音中帶着無限的悲惜。他沉默了半晌，才問：「是什麼病？」

「她沒有病。」陶廷齡搖搖頭地回答道。

「那她——」

「她是自殺的。是我逼得她去自殺的。是我害死了她！我是兇手！我該死！我該死……」陶廷齡說到這裏，瘋狂地用拳頭不住地打着自己的頭。

光漢慌忙把他的手抓住：

「廷齡，不要這樣，你應該冷靜一點。」

「冷靜？你叫我怎麼能夠冷靜？」陶廷齡無助地說：「你叫我怎麼辦？」

光漢想再向他了解一些傅白蘋自殺的事，但他不忍再聽他的朋友底悲慘的獨白，和顫抖的聲音；他不忍見他的朋友底痙攣的臉部，痛苦的表情。所以，他想安慰陶廷齡，然而，他却不知要怎樣說才好。經過了一翻思索之後，他才吐出了一句：

「別難過了！」

陶廷齡不作聲，光漢也不再說什麼。

「我們走吧！」光漢打破了難堪的沉默說：「我送你回去。」

「你先走吧！我還在這兒坐一會。」陶廷齡的聲音充滿了酸苦。

「也好，我也還有事。我就先走一步了。」光漢提醒他道：「你可當心，別喝得太多啊！」

光漢喚過了酒吧女郎來，結了賬，離開了酒吧。

廂座裏只剩下了陶廷齡一個人，這時候，酒吧女郎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殷勤地爲他斟酒。

陶廷齡一杯緊接着一杯地把一瓶啤酒飲得一千二淨。漸漸地，他醉了！

這當兒，一股香水的氣息由酒吧女郎的身上散發開來，軟洋洋地飄入陶廷齡的鼻孔。他擡起頭，用那視覺模糊，眼皮半閉半開的惺忪醉眼望着酒吧女郎那個抹着脂粉的臉頰，望着她那水汪汪的眼睛，塗着唇膏的小口，豐滿的胸脯，水蛇般的腰，像白玉雕琢的手，紅紅地塗着蔻丹的指甲。仇恨的火燄在陶廷齡的心中燃燒。

報復，報復！別人可以污辱你的妻子，你爲什麼不能欺侮別人的妻子呢？傻瓜！

簌地抽動。他的眼睛直盯着她，像欲撲食弱小動物的猛獸似的向她一步步地逼過去。

「你想做什麼？」她恐懼地往後退。漸漸地，她已經退到了牆角，再也無路可退了，陶廷齡那沉重的身體就要撞上去了，她不禁驚叫了起來：「救命呀！」

叫聲中出現了許多酒客，圍了上來，其中有一個私會黨模樣的粗壯大漢闖進了廂座裏來，一把抓住陶廷齡，猛力揮手攔了他兩巴掌：

「你也不探聽探聽這是什麼所在？是可以給你亂來的嗎？」

隨即用力一推，陶廷齡跌了個踉蹌。他摸着印了五個手指紋的熱辣辣的臉頰，向那私會黨徒瞪了一眼。

那私會黨徒一手插着腰，一手摸着下巴：

「怎麼？不服氣嗎？還不給我滾！」

陶廷齡自知鬥不過他們，只好忍氣吞聲地爬了起來，匆匆地走出酒吧去。後面是一陣酒客的嘲笑聲。

陶廷齡搖搖幌幌地在人行道上走着，涼風吹拂在他那泛着酒意的臉龐。他的心裏難過極了。他覺得天旋地轉，胸頭作嘔。他忍不住地彎着腰「哇」的一聲，吐出了許多未經完全消

化的、酸臭的食物來。

他也不抹去留在嘴邊像蜘蛛絲一般底黏液，便繼續向前走。

回到家裏，蕭嚴明一見他醉成這個樣子，便忙着扶他上牀去，替他脫了鞋襪，給他蓋好了被，又絞了一條面巾來，替他按在額上：

「好好的怎麼又去喝酒！你看你醉成這個樣子，當心別鬧出病來！」

「你放心好了，我不會鬧出病來的。我只須要醉，醉！醉了比醒着還要好得多。」

「可是人不能醉一輩子，總會醒過來的呀！」蕭嚴明望着他的朋友，心裏一陣難過。

「我醒了再喝，喝了再醉。我，我要醉一輩子。你不是讀過李白的詩嗎？『但願長醉不願醒』你還記得吧！」陶廷齡的聲音含糊不清。

「好了，好了，你好好地休息一會吧！我還有事要出去一趟，大概要很遲才回來。」蕭嚴明向陶廷齡交代了一聲便走了。

陶廷齡翻身向牆壁。他的思潮翻騰得很厲害。他想起了剛才在酒吧裏自己對那酒吧女郎的舉動時，他感到悔恨萬分。他想：我的妻子被人侮辱了，我蒙受了莫大的痛苦。可是，那酒吧女郎還不是人家的妻女或姐妹嗎？我欺負了她，她的父母、兄弟或丈夫不是也會和我一樣痛苦嗎？

想到這裏，他瘋狂地抓住自己底頭髮，用唧溜的聲音責備自己。

「呵！我怎麼這樣糊塗？我變了，我變了！我變成了一個把自己的快樂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的魔鬼！我……」

他躺在牀上捧着臉大聲哭起來。



近來，陶廷齡更憂鬱了！

每當岑寂的深夜，他不是取出傅白蘋的遺物來，睹物思人而後長號不能自禁，就是拿了幾個傅白蘋所喜愛的唱片來播唱，讓自己沉醉在優美的旋律裏。於是，他彷彿覺得傅白蘋也在他身邊，一面織着絨線，一面和他共同欣賞音樂。

在一曲終結之後，他往往會像是在對着傅白蘋讚美該首樂曲似的。然而，當他意識到連傅白蘋的影子也沒有、適才那些讚美，只是他自己在說給自個兒聽的時候，他那種無法形容的頹喪與迷惘，痛苦與哀愴的感情，是人們所難於想像的！

他常常獨自一個人到康樂亭去，重溫舊夢。他記得傅白蘋曾在這兒對他訴說過無數像河水流瀉，如溪水般清澈，說不完，聽不盡，充滿着萬般柔情的話語。儘管有些話是說了千百遍，聽了無數次，可是，在當時的他聽來，却沒有絲毫厭倦和不耐煩之感，相反的，他仍舊是覺得格外新鮮、有趣。就好像從未聽過似的。

但，這一切都成了過去的陳跡了！

他像雕像似的立在那裏。

望着他的海洋和街市。

這叫他怎能不觸景生情呢？

的一切都與過去沒有什麼兩樣，所缺少的就只有一個傅白蘋。這叫他怎能不觸景生情呢？他朝朝暮暮地思念着傅白蘋。蕭嚴明就會聽到他在夢中用那交織着愛情和痛苦的聲音呼喚着「蘋」。——一聲，兩聲，三聲……

正因為他對傅白蘋思念得那麼殷切，所以，使得他的精神恍惚。

有一回，他在街邊上發現一個女人的背影恍惚是他自己的妻子，他就追上去一把拉住她，口裏不住高興地叫着：

「蘋，蘋，蘋。」

那女人回頭瞪了他一眼，他這才記起自己的妻子已遠離人間了！他尬極了！真想找個地洞鑽進去。

在這些日子裏，他感到淒淒慘慘，冷冷清清。寂寞、絕望、痛苦使得他的心破碎得連一絲一毫完整的地方也沒有。

這一晚，他倚窗悵望繁星點點的夜空，極力搜索着記憶中的傅白蘋底輪廓，流着懺悔的眼淚。

是的，傅白蘋的死，他的確是應該負一部份責任的，因為，當初他要是不輕易地聽信謠

言，要不是他那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脾氣，那麼，當冰兒領着傅白蘋回來的時候，他就不會用那樣壞的態度對她，而倘若他不是以置人於死地的嘴臉待她，她何致於自尋短見？他常常這樣想：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我現在是正在嘗着自己親手栽植的苦果了！這就難怪他在酒吧裏會瘋狂地用拳頭不住地打着自己的頭對光漢說：

「是我逼得她去自殺的。是我害了她！我是兇手！我該死！我該死……」

陶廷齡這一切表現，在真正關心朋友的蕭嚴明來說，當然是不會沒有注意到的。因此，他不得不找陶廷齡談談：

「廷齡，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人死了是不能復生的，你何苦還這樣念念不忘？乾脆忘了她吧！」

陶廷齡的目光呆滯着：

「你叫我怎能忘得了，怎能忘得了呵！這些時日來，時間的河流並沒有沖淡我對她的印象。我對她的印象還是新鮮的。她永遠存在於我靈魂的一隅。」

「可是你不能這樣消沉，你不能這樣糟蹋你自己呀！」蕭嚴明望着他的朋友那呈現皺紋的前額、深陷的兩頰，緊鎖的眉頭和兩顆呆地完全失去光彩的眼珠，他一陣難過，差點兒就掉下眼淚來，「廷齡，你是一個有前途的青年。你不是有過崇高的理想，有你的生活道路

能這樣，你要珍惜你的生命，你應當參加到工作中去！在工作中，你就會漸漸地忘了你的痛苦。」蕭嚴明見陶廷齡的臉上掠過一絲苦笑。他補充道：「再說你也應當替冰兒想一想，過去因為你經濟困難，只好讓他輟學了！但你現在的能力是應當可以勉強供他上學的。你不能不照顧這些問題呀！」他溫和地撫摩着陶廷齡的肩頭，拍拍他的背：「好了，我也不想說太多了，不過，我希望你最好仔細地想一想。」

說罷，蕭嚴明便走開了。

陶廷齡獨自默默地站在那裏，他完全進入了波濤洶湧的思慮中。這時，蕭嚴明過去對他所說的話，又在他耳邊縈繞：

「……我希望你把自已的悲忿和仇恨滙集起來，化成一股沖毀這個不合理的制度底洪流。」

然而，現在他却終日喪魂失魄地，過着那醉生夢死的生活，讓歲月虛度，把自己的寶貴生命糟蹋了！多麼羞恥呵！

他從自己的身上，又聯想到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地為工人們服務，關心大家的蕭嚴明，他的內心更不能不浮上一陣慚愧！

他的腦子裏閃電似的飛過了種種的問題。他想起了自己的遭遇，他固然怪自己，但他也深惡痛絕這個社會。

「要報復的！」他憤憤地說。隨卽，他吼道：「要報復的！」

「向誰？」蕭嚴明走過來問他。

「向這個迫害我的社會。」他答覆得很堅決。

「對！」蕭嚴明道：「所以，你應當投到羣衆中去！」

「投到羣衆中去？」他懷疑地說，然後，他領悟地說：「是的，投到羣衆中去。」過後，他又更肯定更堅決更具信心地說：「對！投到羣衆中去！」

終於，陶廷齡投入羣衆的隊伍中去了。

然而兩個月後，在放工回家的道路上，陶廷齡忽然頹喪地向蕭嚴明表示：

「我不想幹了！」

「爲什麼呢？」蕭嚴明站住了。

「我覺得我不適合搞這種工作，老實說我很難和工友們合得來。」陶廷齡訴苦道：「他們不了解我。我的話他們都不肯聽。你看這叫我怎麼搞得下去！」

「你要工友們了解你，那你首先就必須和他們打成一片。」蕭嚴明平靜地說：「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不過，只要你肯下決心，經過了一段長時間的痛苦改造之後，一定能根本地改變你的小資產階級的感情。那時你就再也不會和工友們格格不入了。」

「我受不了，我還是辭職不幹的好。」陶廷齡仍舊是堅持己見。

「我希望你別灰心，慢慢來。」蕭嚴明鼓勵他道：「我當初也是這樣的。」

「……………」

蕭嚴明一手按在陶廷齡的肩膀：

「走吧！」

兩個人拐進了一條偏僻的小巷。

陶廷齡默默地走着。蕭嚴明也低着頭在沉思，不時擡起頭來望前面，一會兒，終於開腔了：

「廷齡，我們是多年的老同學了，所以，我對你有意見應當坦白地向你提出來，可是，不知你會不會介意？」

陶廷齡轉過頭來：

「不要緊的，你說吧！」

「我覺得——」蕭嚴明似乎是在斟酌着應以怎樣的說法來得婉轉，來得容易叫他的朋友所接受，「在你的頭腦裏會不會存有自己高於一切的這種想法？」

「我？」陶廷齡皺着眉頭。他望了蕭嚴明一眼，見他那和善的面孔上並不像有什麼惡意。

「這只不過是我的一種感覺罷了，也許是錯誤的。」蕭嚴明誠懇地說：「你自己檢討一下看看，如果有，就設法克服它；沒有，那也沒什麼關係。」

「工友們也有這種感覺嗎？」陶廷齡緊張地追問。

「你剛才不是說過工友們不肯聽你的話嗎？你有沒有想過這是爲什麼？」蕭嚴明反問他，接着又向他指出：「我們要工友們聽我們的話，就得先聽他們的話；我們要教育工友們，就必須先向他們學習。如果我們自以爲高他們一等，那我們就是很有我們的一套，他們也不會賣我們的賬；他們也……」

陶廷齡覺得蕭嚴明對他的批評就好像是針一般刺痛了他。他再也忍耐不住地打岔道：

「我沒有，我沒有！唉！想不到你也這樣不了解我。」

「不要這樣，」蕭嚴明非常了解陶廷齡這時的心理。他安慰陶廷齡道：「缺點是人人有的。但，只要我們肯面對它，糾正它。那才是真正的可貴。」他向陶廷齡承認：「我過去對你的關心是很不夠的，這是因爲我時間上的關係。」他提出：「這樣吧！你以後假如碰到什麼問題，不防找小馬談談，他和工友們搞得很熟，對工友們很了解，和他談談對你是非常有幫助。」

十六

一晚，陶廷齡從外面回來，見門緊閉着，正欲舉手叩門；然而，小馬的聲音無形地將他那剛要落在門上的手掌托住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小馬埋怨道：「像他那樣的一個知識份子怎能搞工運呢？」

「你放心好了，這些我都想過了。」蕭嚴明解釋道：「其實，任何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都有落後的思想，像陶廷齡，他在工友當中的作風以及他的生活，都跟工友們有着一定的距離，在工友們看起來，難免會有不慣的地方。這就是他工作中的絆腳石，所以，我們應當幫助他擺脫背上的包袱，糾正他的缺點，使得他在工作中改造自己、鍛練自己，而不應去譏笑他，敵視他。我相信只要大家給他幫忙，他是可以慢慢地進步起來的，是可以把工作搞好的。」

「等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工作大概早被他搞跨了！」小馬冷笑道。

陶廷齡聽了這些話，不禁冷了半截。他自忖道：

可是，他轉念一想：

不行，我就此不幹，豈不是等於向小馬認輸了嗎？不是會讓他更瞧不起嗎？我不能半途而廢。我一定要爭這一口氣。我一定要做出成績來，叫他不敢狗眼看人低。

他再也不想敲門而轉身負着沉重的苦惱在路上躑躅。

他的思潮起伏。他自認自己與小馬並沒有什麼過意不去的地方，爲什麼小馬要處處和他爲難？

「呃，對了！」他像是恍然大悟似的。喃喃自語道：「也許是上回他看到我拿着癩的小照在撫摩，向我開了個玩笑，被我罵了一頓，所以懷恨在心。是的，一定是這樣。」

他愈想愈覺得有理，於是，他越發發火了：

「這種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的人，哼！可恥！你既然要和我擡槓，好，我也叫你下不了臺。這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可是，我要怎樣拉他的『馬脚』呢？」他思索了一會，隨即沾沾自喜道：「這還不容易嗎？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從此以後，他和小馬只是貌合神離。他們之間，彷彿是有一堵無形的牆把他們彼此分開似的，因此，陶廷齡在工作上就是碰到焦頭爛額，他也不願徵求小馬的意見。他認為這樣一來，豈不是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承認了自己的低能嗎？因此，明知是行不通的方法，他也要把死馬當活馬醫。

這一天，工廠裏沒有開工^①。陶廷齡用過了中飯，便到廠裏的工人宿舍去找幾位工友，約莫是四點鐘光景才回家來。

他一進門就看到冰兒正好奇地纏住蕭嚴明問長問短：

「學校門口掛着黑布，中學部的同學都靜靜的坐在禮堂裏，蕭叔叔，這是怎麼一回事？」陶廷齡把手中的一份「南方晚報」塞給冰兒：

「你看了就知道。」

①火電鋸工友並不是每天都有工作的，不過，根據一九五五年的協約規定：保證內工部工友每月至少有二十天的工作，如不到二十天的，廠方須付津貼。

「怎麼回來得這麼早？」

「我是特地回來找你商量一些事情的。」

「什麼事？」

「剛才小馬來告訴……」

「他告訴你什麼？是不是說我和他之間……」陶廷齡截住蕭嚴明的話題，敏感地問道，但，他立刻又把說了一半的話收住了。

「你和他之間怎樣了？」蕭嚴明抓住他的話，追問道：「有一些意見是不是？」

「沒，沒，沒有呀！」陶廷齡支吾其詞道。

蕭嚴明看了陶廷齡的談吐，心中已明白了大半，不過，他既然不肯承認，蕭嚴明也不便拆穿，只是向他勸告了幾句：

「沒有是最好，我也只是隨便說說而已，不過，大家如果有什麼意見，最好是開誠佈公地提出來解決，千萬不要放在心上才好。」

「不會的，」陶廷齡急忙把問題拉開：「你不是說有事找我談嗎？」

「是的，」蕭嚴明遲緩而沉重地說道：「剛才小馬告訴我有一個風聲，說是資方因為目

前火鋸工業不振而打算在最近裁員和縮小營業範圍。」

「小馬這個消息可靠嗎？」陶廷齡表示懷疑道：「我不想不致於吧！」

「這是有可能的。」蕭嚴明的口氣十分肯定。

「那我們打算怎樣？」

「我們好幾個人也有討論過，大家都認爲自從聯合邦實施了木材輸星，徵稅五巴仙，枋木入口徵稅十巴仙以後，本邦火電鋸業面臨着成本增加而出口減縮，資方對着這雙重的困難，這一點我們是非常了解的。不過，資方也不應爲了自身的利益而不顧我們的死活。在我們這方面，我們以爲不管這個風聲是不是十分可靠，總之有備無患。我們的準備工作是必須要好好的，所以，對於那些認識不夠的工友，我們應當加緊聯絡他們，教育他們。」蕭嚴明說着，即向陶廷齡了解道：「對於幾位老工友，你是不是可以去爭取他們？過去你和你們聯絡得怎樣？」

「哎呀！別提了，」陶廷齡大發起牢騷來：「跟這些人談大道理呀！簡直就是對牛彈琴。」

「你錯了，」蕭嚴明批評他道：「你本來就不應該跟他們談大道理。」

「爲什麼？」陶廷齡疑惑地問。

「因爲，我覺得盡是談大道理是很難叫人接受的。」

「那就怪了，既要教育他們，而又不向他們談道理，我就不知道你是怎麼搞的？」陶廷齡反駁道。

「我幾時告訴過你不應向他們談道理的？」蕭嚴明笑着反問他。

「噢！你剛才不是明明這麼說過的嗎？怎麼現在又來否認了？」陶廷齡指着他說。

「我只是說不應和他們談大道理，而不是不跟他們談道理。」蕭嚴明糾正他道：「請你別忽畧了這個『大』字。」

「呃，原來是這樣。」陶廷齡說：「不過我還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你所應該和他們談的是小道理，是大道理所分成的許許多多小道理。」蕭嚴明解釋道。

「這不是很花時間嗎？」陶廷齡大表懷疑。

「不錯，這種工作所需要的是持久的、耐心的、和不厭其煩地一步一步推行。」

「我不以爲像你這樣做會有什麼效果。」陶廷齡不同意蕭嚴明的看法。

「當然，這在表面上看來是沒什麼效果，但事實上，經過了我們長期的教育而且又常抓緊適當的時機，抓緊活生生的事實來提醒他們，打下他們的思想基礎，這樣才是最實際、最

有收效的方法。」蕭嚴明把話題轉到了幾位老工友的身上：「我們工廠裏的幾位老工友，他們都是品質純潔樸素，但生活在這個社會裏，受到舊思想的影響，加上他們所住的是空氣悶熱，光線不足，到處都披着一層淺黃色的木屑，連進門時都得彎下半截身子的簡陋底工人宿舍，工作又是那麼繁重，所以使得他們的身體非常衰弱，常常借雅片來提神，染上壞的習慣，造成他們純潔樸素的品質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所以，要說服他們和教育他們，就得採取我剛才所說過的方法。」蕭嚴明更進一步地向陶廷齡指出：「人們的環境、生活思想、生活方式是各有各不同的；不看清對象，亂搬書上的道理是很難說服人家的。你的缺點就是以個人主觀的願望，代替了實際情況，這就使理論與實際分體。」他提醒陶廷齡：「多動腦筋，多聯繫實際吧！」

兩個月後，資方擬裁員和縮小營業範圍的風聲到底是成了事實，而對於幾位老工友的聯絡和教育，陶廷齡在蕭嚴明的指示下，和在小馬的幫助下，也獲得了一定的成績。

這一天下午，蕭嚴明打辦事處出來，小馬、陶廷齡以及四五個工友便湧上去，圍住他。小馬首先關切地問道：

「經理怎麼說？」

在旁的工友也異口同聲地問道：

「老蕭，經理怎麼說？」

「哼！他說這是董事會議的決定，他也是吃人家的『頭路』的，不能做主，」蕭嚴明氣憤地報告着：「他還說他很了解我們工人的苦處。他非常同情我們，可是，他說他實在是愛莫能助，希望我們能體諒他。」

「叫他少在我們面前耍花槍好了。」陶廷齡插口道：「我們絕不上他們的當！」

「我們一定要堅持合理的要求。」

「我們必須據理力爭！」

有兩個工友都沉不住氣地叫嚷起來了。

「大家冷靜一點，」蕭嚴明沉思了一會，「我看我們今晚七點半鐘到小馬那裏去，大家詳細地討論一下。」

衆人遂悄悄地離去。

晚上，大家都依時到了小馬的家。

蕭嚴明看看人已到齊了，就走過去，把那個半掩半閉的門關上：

「我看我們的會議就開始吧，請大家坐集中一點。」

房裏起了一陣騷動，衆人都坐靠攏起來，圍成一個歪歪斜斜的圓圈。

蕭嚴明說明了開會的理由，然後，向大家呼道：

「我相信大家對最近的問題都一定非常清楚了，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熱烈地發表你們的意見。」

掛在壁上的一盞舊煤油燈的微光，暗淡地在每一個人的臉上塗上了一層黃色。衆人都被沉默所控制了。每個人都在動着腦筋。

「主席，」陶廷齡突破了沉默：「我以爲資方最近所採取的行動，是和目前火鋸工業不

振有着密切關係的。我們固然同情資方的苦衷，不過，我覺得資方在照顧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同時，也應該爲我們打算一下。但是，事實證明了資方並沒有這樣做，相反的，還決定解僱我們的許多兄弟，這是我們所不能容忍的。因此，我認爲我們只有被迫地拿出我們最後的武器——罷工。」

「是的。」小馬補充道：「大家想一下，我們替頭家做牛做馬。我們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爲他們賣命。我們的生命只值七千二百元。我們的生命就這麼賤！我們是用生命去換飯吃啊！今天，頭家還要一脚把我們踢出去，這還有什麼天理？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天理？」

小馬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然而，在他的聲音中却無意間洩露出他的痛苦，過去多少年來壓在他心上的話，今天得以傾吐出來，這叫他怎麼不激動！怎麼能沒有一點悲戚呢！

正當大家熱烈地討論着的時候，馬來亞廣播電臺播出了十月風暴的警告。面對着這種新的情況，大家都不得加以重視。

經過了一番思考，小馬慎重地提出：

「我想，我們明天應當照常上工。」

「爲什麼呢？」陶廷齡大不以爲然：「我希望小馬不要忘了我們在準備工作上花了好多的功夫，以及我們如果一下子決定這樣，一會兒決定那樣，對工友們將難作交代。」

「花了好多功夫或難向工友們交代，都是不重要的問題。我們所應當考慮的是明天罷工是否適當？」蕭嚴明糾正道。

這樣，一場論爭就展開了。小馬和陶廷齡各持着相反的意見，兩人都提出了許多理由和情況，誰都不肯讓步。

這期間，有好幾位工友也參加了意見。他們有的贊成小馬的見解；有的附和陶廷齡的主張。

蕭嚴明由始至終就一直注意地聽取兩方面的意見。他覺得可以告一個段落了，因此，提出了舉手表決的方法。

終於，小馬的意見在大多數人的支持下，獲得了通過，醞釀已久的工潮，也就暫告取消了。

熹微的陽光，揭開了白濛濛的薄霧，把點點的黃金，撒在黑黑的河面上。

尖冷的晨風，颼颼地吹動了污濁發渙的河水，但，却吹不動那半浮半沉的樹桐。合抱大的笨重樹桐，有的浮在水面，有的沉落水底，有的斜靠在污臭的河畔。

驀地，河面上發出一「不冬」的響聲，濺起了白色的水花。原來那是三兩個合成火鋸廠吊柴部的工友鑽進水底去，將鐵繩套在沉落水底的樹桐上。

成噸重的樹桐，被由機器所控制的鐵索，沿着以木板鋪成的斜坡，拖上岸邊的工廠內，在放置突出地面，與倒牀平高的寬闊底木臺上。再由小馬等幾個工友，用鐵棍把它推到倒牀上。陶廷齡隨即站了上去，用鐵撬刺入樹桐的橫斷面，火鋸電鈕一開，這個倒牀——一塊活動性的鐵板——便載着樹桐和陶廷齡一起徐徐地朝向那半徑約莫是三尺而正在飛一般地旋轉着的鋸輪撞過去。

當樹桐觸及鋸輪時，陶廷齡即由倒牀跨到臺子上去。於是，隨着一陣震得怪刺耳的尖銳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聲，和如萬馬奔騰而揚起遮天的煙塵似的木屑之後，樹桐便被逐漸

地破開成兩半。

被鋸輪旋轉時產生的猛烈風力所捲起的木屑，在天空飛舞着，慢慢地掉下來，落在工人們的帽子上或頭上；赤着的身上或污黑骯髒的內恤、臉上、手上……總之，在他們身體的各個部份，都有被木屑混合着汗水所黏住。

爲了多掙幾塊錢，每個工友只得忘了一切地賣命、苦幹。他們毫不間斷，毫不鬆懈地一件緊接着一件地、緊張地工作着，把渴了、餓了、喘了、倦了都置之不顧。他們所知道的就只是：幹！幹！幹！這就縮短了他們和一切不幸的距離，使得這些不幸更有機會地、更容易地、更可能地臨到他們的身上，釀成了大悲劇。

倒牀向前運動着，當它所載的樹桐被鋸輪破開之後，它便徐徐地向後倒退，以接受人們給它的新任務。

當小馬等幾個人正欲將新的樹桐推上倒牀的時候，陶廷齡忽然發現了他們的經理陪伴着一個中年人走進工廠裏來。有一個聲音立刻在他的心裏低聲地說了起來：

「他！袁虎！他到這兒幹嗎？」

陶廷齡爲了解除心中的疑竇，便向旁邊的一位工友問道：

「那人到這裏來做什麼？」

潮，所以來巡視一下。」那工友接着側過臉來問了他一句：「怎麼？你認識他？」

「沒，沒有。我只不過是問問而已。」陶廷齡訥訥地回答着。一個個的問題湧進了他的頭腦：袁虎是這裏的董事長？怎麼嚴明沒把這事告訴我？莫不是他也不知道？莫不是他怕我不肯接受，所以，不告訴我？

陶廷齡的思想像一團毫無頭緒的亂絲一樣，亂糟糟，心裏煩極了！

袁虎老早就一眼看到陶廷齡了，他向陶廷齡這邊走了過來：

「哈囉，陶先生。好久不見啦！你好嗎？」

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陶廷齡對他怒目而視。許多工友都把視線集中在他們兩個人的身上。

袁虎見他沒答腔，便嘻皮笑臉地說：

「陶先生，真想不到我會在這裏遇到你，真是巧極了！巧極了！」他說着又轉問陶廷齡道：「你怎麼會到這兒工作的？」

陶廷齡仍不理睬他。

袁虎隨即向他挖苦道：

「不是我說你呀！陶先生。什麼事情不好做？你何苦偏偏來幹這一行？這未免太大才小用，太委屈了吧！」

「你挖苦人，我揍你！」

陶廷齡氣炸了，他正要揮拳打袁虎，却被工友們勸住了：

「算了，算了！別理他。」

袁虎堆着滿臉的笑容：

「要打我？太不像話了吧！一個讀書人。好了，我先走了，不奉陪啦！」

袁虎說着便帶了像狼嚎似的笑聲，和何經理得意洋洋地走了。

陶廷齡受到了袁虎的冷嘲熱諷，臉色由紅變白，一下子呆住了。

「算了，工作吧！」小馬走過來，友善地拍着他的肩膀。

陶廷齡這才站上了倒牀去。他照例地用鐵撬刺入樹桐的橫斷面，於是，電一開，倒牀也照例地向前推進。

倒牀前進着，木屑在飛舞着，袁虎的嘲笑聲也在陶廷齡的腦裏盤旋着，使得他不能聚精會神地工作。

忽然，鐵撬脫出了樹桐的橫斷面，陶廷齡的身體失去了平衡，整个人摔在倒牀上，手臂

「哎喲！」他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哀叫。

工友們都大驚失色，小馬嚇得手忙腳亂，大叫：

「快關電！快！快……」

但，陶廷齡的腰間已接着被鋸中了，鮮血四濺。

等到關了火鋸電鈕，陶廷齡的身軀已被鋸成兩段。……



在熙熙攘攘的人叢中，夾着一個面黃飢瘦，亂蓬蓬的頭髮遮沒了耳梢，眉頭憂愁地皺着，兩頰深凹，下巴尖瘦，肩骨高高凸起，鶉衣百結的小乞丐。

他順着燈光明亮的白沙浮困憊地走着。他的那個一整天都沒有吸收到一點食物的肚子，不時地發出咆哮聲，使得他不得不向擺設在兩旁的食攤，偷偷地溜着老鷹似的眼睛。然而，這又有什麼用呢？那些食攤並不是完全爲着肚子餓的人而擺設的；尤其是那些爲世人所厭棄的叫化子，別說問津，就是連正眼也不敢瞧它一瞧。因此，他只好吞下了幾口水，可是，這非但無助於他那個噁哩咕嚕地在「下戰書」的肚子，反而使得他餓得更難以忍耐。

過去，當他的父母還在人世的時候，他也曾和他們在大華戲院觀看過「餓人行」，所以，他現在也天真地想學學戲裏的韓蘭根那樣，大搖大擺地走近一個食攤去，叫了飯菜，然後舒舒服服地飽食一頓。然而，他轉念一想，自己却連裝得有氣派的本事也沒有，單單這一身衣服就很難叫人相信他會付得出錢來。而且，吃飽後所挨的那一頓毒打是他所受不了的。這麼一想，他只好打消了這念頭。

服，又破又髒，不禁自慚形穢。

唉！小小年紀便失去父母親愛底滋潤的他，內心的哀痛和悲慘絕非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在這些日子裏，他真是孤苦伶仃，無依無靠，飄流四方。他受盡了風吹雨打的苦辛，飽忍了人們的譏笑和叱罵，使得他小小的心靈受盡了創傷。他感到這個世界上沒有溫情，也沒有愛。他餓了、冷了、病了都沒有人去理睬他。在一般人的眼中，他即使是死了，也只不過是像死了一條狗那樣。何足道哉？他死了，在一般人看來，却是少給這個繁榮的都市帶來一點污穢。

他拖着微微酸痛的腿走着，背後有條野狗死死地纏住他，不斷地嗅着他的脚跟，和他爲難。

這時候的他，並沒有什麼慾望，他只希望有些殘羹冷肴可以填飽他那饑餓得發慌的肚子就夠了。

一個食客擲下了一塊骨頭在地上，使得他垂涎欲滴。他正要上前去將它拾起來，冷不防背後的那條狗竄了出來，把骨頭先搶了去。

他失望地又把口水一口一口地吞了下去，有氣沒力地將那兩條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小

腿向一個包攤挪過去。

他貪婪地注視着一個個熱騰騰的、像小山丘似的包，一陣陣的香味誘得他伸出舌尖向上下唇舐了兩舐。

饑餓的威脅，迫得他不能再顧慮那麼多了。他大着膽子，趁那販不注意的時候，懷着一顆恐懼的心，偷偷摸摸地伸出那雙顫抖着的手，搶了兩個，然而，當他正欲潛逃之際，不料却被那包販發現了。他心一慌，將抓在手裏的包一拋，兩個包一個掉下了溝裏去，另一個在地上滾了幾下，沾滿了泥沙。

他惶惶地逃遁，只聽得後面有人喊着：

「捉賊啊！那小偷搶了我的包，捉賊呀！」

周圍的人都好奇地紛紛走出來觀看。

他嚇得面無人色，肚子又餓，心又慌。他腳一軟，整個人伏倒在地上。那個包販趕了過來，一把將他擒住：

「好哇！你的膽子可真不小，來，跟我到『馬打厝』去。」

他喘着氣苦苦地向那包販哀求着，但却不能產生什麼效用，於是，他開始掙扎了。這一掙扎使得他的衣服被撕落了一大片，背上的一大塊肉露了出來。

這書房一個青年從人羣中擠了出來。上前勸解。

「阿叔，放了他吧！這孩子也怪可憐的。」

那包販見有人向他求情，也只好放了手：

「好吧！看在這位阿兄的臉上，就饒了你這一次。」

小孩子向青年人道了謝，羞愧地正要走，然而，却被那青年喚住了：

「喂，你慢慢走，到我那兒去一會好嗎？」

他順從地和青年人一塊走。

青年人把他帶到一個書攤，招呼他坐在一個收藏書本的木箱上，然後客氣地問他：

「你叫什麼名？」

「冰兒。」他望了望青年人，眼光裏流露出無限的感激。

「你爲什麼要偷人家的東西？」

「肚子餓了有什麼辦法？我也知道偷東西是不對的，可是你不知道肚子餓是多麼難受

阿？」

「呃——」青年人說不盡有多少的感慨。

「先生，這裏的書都是你的嗎？」冰兒指着整齊地排列在書架上的書問道。

「嗯，這些都是我賣的。」青年人微笑着回答。

「我以後可以到這裏來看書嗎？」冰兒徵詢道。

「你喜歡看書？你認識字？」青年人感到有些疑惑。

冰兒點點頭：

「我讀過五年的書。」

「那你爲什麼會淪落成這個樣子？」青年人追問道。

「因爲爸爸媽媽都死了，剩下我……」冰兒的嘴一扁，他的眼睛潤濕了。

「他們是怎麼死的？」青年人憐憫地問。

冰兒的心頭一陣酸痛，眼淚不禁奪眶而出。

青年人發現了自己挑起了冰兒的痛苦，十分過意不去。他歉然道：

「呃，對不起，我不應該這樣問你。」

「不，」冰兒忽然擦乾了眼淚，捺住自己的痛苦：「先生，不要緊的。我，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好的，不過，你還沒吃過東西吧！你先吃一點東西再說。」青年人說着，便從一個盒子裏取出了幾塊餅乾來給他。

冰兒一看，眼裏冒出了饑餓的光。

他感激地接了過來，狼吞虎嚥似的，幾口便將它吃個乾淨。他吃完了後，還伸出舌頭去舐舐嘴角上的餅屑。雖然，他仍感到不飽，不過，人倒是恢復了元氣。

冰兒用手抹了抹嘴，然後把眼光移到遠處。

他的聲音最初是柔和的，好像是在愛撫那個回憶。可是，漸漸地，他的聲音有些顫動了。有好幾次悲痛的阻塞使得他說不下去，而且使得他的自白斷續不連貫，沒有什麼系統，不過，他的意思都表達得很清楚。

他把自身的遭遇向青年人和盤托出。他說得很多，到了說完了便不住地喘着氣。

青年人聽了冰兒的訴說後，忙不迭地向冰兒問道：

「剛才你說的那個蕭嚴明他們那些人怎麼不照顧你呢？」

「蕭叔叔和阿芳姨他們都被拉去了！」他回答得遲緩而沉重。

「呃——」青年人迷惘了。

「先生，」冰兒突地站了起來：「我要走了。」

「好的，」青年人拍着冰兒的肩膀：「以後你喜歡的話，可以常到這裏來看書。」

「謝謝你，先生。」

冰兒走了幾步，又轉過身子來：

「呃！先生，我忘了請教你的貴姓。」

「我姓梁。」

「梁先生，好了，再見。」

冰兒離開了書攤。

在路上，他想起剛才被那包販追趕和被擒住的情景，他小小的心靈裏猶有餘悸。

他的腦裏此刻掠過一個疑問，他記得課本上曾告訴他：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但他爲什麼沒有得到照顧和培養？爲什麼天天要挨餓？他什麼時候才能擺脫這些痛苦？什麼時候才能踏進幸福的領域？

他沿着二馬路走，經過了皇后酒樓，上面瘋狂的酒客，正拉着極長的聲音在高喊着：

「飲——升——」

街道上車輛來往不絕，有如織布的梭子。

廣告的霓虹燈，五顏六色，在高高的屋頂上一閃一閃的。

他走了好些時候，這才來到了首都戲院前的大走廊。這兒就是他住宿的所在。

他剛躺下去，冷不防地被三個肩搭着肩，唱得醉薰薰，東歪西倒，蹣跚地走過來的水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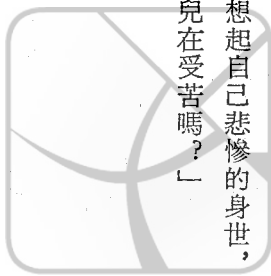
踢了一腳。他「哎喲！」地迸出哀叫。

三個水兵駐腳回頭一望，發出了一陣狂笑，走了。

冰兒用一雙射出憎恨的火花底眼睛，盯着那三個水兵的背影。心頭湧起萬丈波濤，無法平靜。

他仰望着天空的星星和皓月，想起自己悲慘的身世，不禁暗暗地哭泣道：

「爸爸，媽媽，你們可知道孩兒在受苦嗎？」



尾聲

我一口氣把百多張的稿紙讀完，擡頭一看，冰兒早已走了！我的心被一種形容不出的複雜感覺痛楚地壓着。

一家咖啡店的麗的呼聲傳來了悲多芬的「夜眠曲」，那是深夜十一點的訊號。

我將稿紙捲好，束上了樹膠圈，交還給那位賣書的朋友：

「我看樹青不會來了，我想走了。」

「好，那我告訴他，說你來找過他就是了。」

「好的，再見。」

「再見。」

在歸途中，我的整個頭腦都被剛才的故事所佔據了。

過了幾天，我又到過那個書攤去一回，却沒遇見冰兒。後來，那個書攤也因維持不了而收盤了，所以，關於冰兒後來的情況，我無從知道。不過，我希望在艱苦的生活中，他能把自己鍛鍊成一個堅強勇敢的人，努力學習，並且在他長大後，能把他自己獻給爭取祖國美好底新生活的壯麗事業。

小城憂鬱

(海燕文藝叢書之三)

——苗秀著：中篇小說

馬華前輩作家苗秀先生創作垂三十年，已出版有小說十餘冊，最近將出版短篇小說集「紅霧」是值得欽敬的成功的多產作家之一。「他老」的著作中以中篇小說「新加坡屋頂下」、「年代與青年」及本書最受讀者所歡迎，現均將陸續由本社出版。

作者以熟練的文字，充滿着感情的筆調敘述馬來亞淪陷時期，一些愛國青年爲了與敵人不斷鬥爭而採取地下活動的英勇形象；其中有敵人的醜惡臉孔，有男女的愛情生活，有志士的殲敵壯舉。

本書初版未及一年即已售完，佳評如潮，現經再版。



[87]

H.K. \$ 2.0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